

《中原音韻》之異讀與特殊音讀考述 ——兼以現存元曲爲證

李惠綿*

摘要

周德清（1277-1365）《中原音韻》包括十九韻部及其韻字（簡稱韻譜）和二十七條〈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〉（簡稱〈起例〉）兩大部份。韻譜無反切，但有十三個周德清自注的字音或字義。本文擬分析其體現的「異讀」，進而爬梳韻譜其他異讀，歸納《中原音韻》常見的異讀類型。

周德清指出言語誦讀不宜動引《廣韻》之反切為證，觸發筆者考述韻譜中的罕見字、難字、方言俗字、音變字等，將各小韻韻首的讀音與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反切對照，發現諸多音讀既未承襲，甚至未見於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等傳統韻書，更有別於一般常讀，姑且歸屬為「特殊音讀」。

本文以「異讀」與「特殊音讀」為論述主軸，約可歸納「異讀、古讀變化為今讀、依邊傍字音、方言俗字」四大類。選取的字例大多著眼於《中原音韻》與《廣韻》個別音讀的差異，歸納其蘊含四種音讀類型。一、不論異讀或僅有一讀之字，承襲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古讀而保留相同音類者，稱曰「古讀」。二、依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古讀變化後所讀的語音，稱曰「變讀」。三、韻譜新著錄的音讀，稱曰「新讀」。第四，依邊傍字音、方言俗字，歸屬「俗讀」。

*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

周德清強調《中原音韻》某些字的異讀與特殊音讀，與《廣韻》迥然有別，已然成為當時天下通語。這對掌握北曲的平仄律具有規範意義，對伶人唱念亦具有指示作用，故兼以現存元曲為證。本文或可為《中原音韻》論北曲創作與度曲呈現另一種研究視野與成果。

關鍵詞：中原音韻、異讀、特殊音讀、字形類化音變、方言俗字

一、前言

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包括十九韻部及其韻字（簡稱韻譜）和二十七條〈正語作詞起例〉（簡稱〈起例〉）兩大部份。¹ 韻譜共五千八百六十六個字，無反切，〈起例〉之十一云：「以易識字為頭，止依頭一字呼吸，更不別立切腳。」² 雖不別立反切，然依據各小韻第一個容易辨識讀音的字（韻首），即可誦讀其音。值得重視的是，韻譜有十三個周德清自注的字音或字義，鮮少受學者關注。本文擬分析其體現的「異讀」現象，進而爬梳韻譜其他的異讀，歸納《中原音韻》常見的異讀類型。

至於〈起例〉之中則有多條具體舉例，或申明《廣韻》與中原音讀之差異，從而強調當時四海之人的音讀；或區別某字因意義不同而讀音有別的現象（即異讀）；或專章列舉諸多「程語」，標示音讀或釋義；或矯正方語之病等等。所舉例證皆是掌握中原音讀最直接而重要的文獻。其中周德清最強調的是《廣韻》與中原音讀之差異，〈起例〉之二十云：

世之泥古非今、不達時變者眾；呼吸之間，動引《廣韻》為證，寧甘受鳩舌之誚而不悔，亦不思混一日久，四海同音。上自縉紳講論治道，及國語翻譯、國學教授言語，下至訟庭理民，莫非中原之音。³

這段話強調，自元朝滅南宋（1279）、一統天下以來，凡「講論治道」、

¹ 〔元〕周德清，《中原音韻》，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，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（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59年），冊1。按：此以瞿氏鐵琴銅劍樓景印元本為底本，本文引用據此。

² 同前註，頁211。

³ 同前註，頁213。按：原書標點不易通讀，此處標點符號經筆者調整。

「國語翻譯」、「國學教授」之言語，甚至在「訟庭理民」等場合，皆使用當時四海所同的中原之音。不僅如此，元曲家創作亦以中原之音為依準。誠如〈中原音韻自序〉云：「言語一科，欲作樂府，必正言語；欲正言語，必宗中原之音。樂府之盛、之備、之難，莫如今時。其盛，則自摺紳及閭閻歌咏者眾；其備，則自關、鄭、白、馬一新製作，韻共守自然之音，字能通天下之語。」⁴ 故北曲創作亦以中原之音為正語。

《中原音韻》是為北曲押韻而編輯的韻書；《廣韻》有反切釋義，兼具韻書與字書性質。⁵ 周德清指出言語誦讀不宜動引《廣韻》之反切為證，意謂從中古到元代語音已有變化。其所謂「泥古非今」之「古」指《廣韻》音系，「今」指中原之音。周德清以「古、今」對舉的概念，強調中原之音與《廣韻》，因時代更迭已有變化，而其變化即體現於韻譜中。就編撰形式而言，《廣韻》先以聲調區分為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，再於聲調之下劃分韻類，共兩百零六韻。《中原音韻》先分為十九韻部，再於韻部之下區分聲調為平聲陰、平聲陽、上聲、去聲。至於傳統的入聲，則派入平、上、去三聲。這是編撰形式上調類與分韻的差異。至於聲類，根據各小韻推定《中原音韻》有二十個聲類，⁶ 根據小韻、反切繫聯及後代的韻圖推定《廣韻》與三十六字母相呼應，但聲類數量則各家有不同的主張。兩本韻書不僅可以比較出「聲、韻、調」的音類差異，個別字的音讀亦有不同者。

由於周德清強調不宜動引《廣韻》之反切為證，觸發筆者考述韻譜中的罕見字、難字、方言俗字、音變字等，將各小韻韻首的讀音與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反切對照，發現諸多音讀既不同於《廣韻》或《集

⁴ 同前註，頁 175。

⁵ 余迺永，《新校互註宋本廣韻（定稿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 年）。本文引用據此，為免繁瑣，不再出注。

⁶ 董同龢，《漢語音韻學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1 年 6 版），頁 59。

韻》，甚至未見於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或傳統字書，更有別於一般常讀，姑且歸屬為「特殊音讀」。

本文以「異讀」與「特殊音讀」為論述主軸，必須同時運用〈起例〉與韻譜互涉之材料。蓋〈起例〉所舉字例，約可歸納「異讀、古讀變化為今讀、依邊傍字音、方言俗字」四大類；而這四大類音讀皆可於韻譜得到印證，隱然形成內在對話。選取的字例，除沿襲古讀之外，其餘大抵以《中原音韻》別於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之音讀為主，用以闡釋周德清強調不宜「泥古非今」、不宜「動引《廣韻》為證」的論述。

韻譜係歸納關漢卿（約 1297-約 1307）、鄭光祖（約 1255-約 1324）、白樸（1226-？）、馬致遠（約 1260-約 1327）等北曲作家作品常用的韻腳而成，而元曲具有俗文學之特質，⁷ 其中更有不少方言俗字，本文往往援引其他文獻佐證該字誦讀音理之所在，或兼以現存元曲為證，故擬定副標題「以現存元曲為證」。讓《中原音韻》回歸元曲文本，使韻譜活在戲曲唱念之中，彰顯韻譜生機活潑的語言意義。

二、異讀

異讀亦稱「又讀」，意指兩個以上的不同讀音共用同一個漢字字形。讀音不同，其組成的語彙往往代表不同的涵義。甯繼福歸納韻譜的又讀共三百九十三個字，一字兩讀為數最多，有三百七十一個字；其餘少數為三讀、四讀、五讀。⁸ 異讀大多是意義不同，讀音隨之有

⁷ 本文標示元曲家生卒年，參考（1）賴橋本、林玫儀，《新譯元曲三百首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11年第2版）。（2）徐征等編，《全元曲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）。為免繁瑣，不再出注。

⁸ 甯繼福，《中原音韻表稿》（吉林：文史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158。一字三讀有十七個字，一字四讀有四個字，一字五讀僅有「樂」字。按：本文依據《中原音韻表稿》之擬音。依照慣例，擬音應加上「*」標示，茲從甯繼福原稿，省略之。

別。周德清在韻譜中十三個自注的字音字義，多數可體現「同形異義」的異讀現象。

（一）韻譜自注音義之異讀

周德清在韻譜中的十三個字著意用心詳注其音義，是直接探討《中原音韻》異讀的重要文獻。〈起例〉之三舉例「屈」字，明白提示「因注其韻」：

余與清原曾玄隱言：「世之有呼『屈原』之『屈』為『屈伸』之『屈』，字同音，非也。」因注其韻。玄隱曰：「嘗聞前輩有一對句，可正之：『投水屈原終是屈，殺人曾子又何曾？』」明矣。⁹

這段文字主要辨正時人誤讀「屈原」與「屈伸」之「屈」為同音，如同現代普通話的讀音相同，可能是字形相同，為減省語音負擔之故。考「屈」字，《廣韻》本有二讀：（1）物韻區勿切「拗曲」。（2）物韻九勿切「屈，產地名，出良馬。亦姓，楚有屈平」。《中原音韻》魚模韻入聲作上聲，僅收一讀，周德清注曰「伸」，義為「屈伸」，即據區勿切，音曲/k'iu/。「屈原」之「屈」，即據九勿切，音矩/kiu/。周德清既辨正時人之誤，按理而言，「屈」字應收入兩讀。僅收「屈伸」義之音讀，或因「屈原」之「屈」未施於韻腳之故。至於「曾」字則有兩讀，並收庚青韻，「曾子」之「曾」，據《廣韻》登韻作滕切讀陰平/tsəŋ/；「何曾」之「曾」，據登韻昨棱切讀陽平/ts'əŋ/。

周德清以「因注其韻」提示，提醒對照韻譜「屈」字。分析韻譜周德清自注音義，體現四種現象。第一，注明字音，反映該字為入派

⁹ [元]周德清，《中原音韻》，頁210。按：為求文意通順，此處標點符號經筆者調整。

三聲，不同於《廣韻》歸屬入聲。如支思韻入聲作上聲「澁瑟」/ʃi/，周德清注曰「音史」；又「塞」/si/，注曰「音死」。第二，注明字義，反映該字與《廣韻》義同而聲調不同。如家麻韻去聲「醜」，音託/tʂ'a/，周德清注曰「釋醜」，意謂「醜，醜也」。《廣韻》馬韻昌者切「醜醜」，清母讀上聲，不同於《中原音韻》讀去聲。第三，注明字義，反映該字未見於韻書，或為方言俗字。如家麻韻去聲「𪛗」字，周德清注曰「傍屋」。《廣韻》和其他字書未收，教育部《異體字字典》亦未收。王文璧（約 1415-1504 年以後）《重訂中原音韻》注「切未詳，旁屋」。¹⁰ 陸志韋、楊耐思訥菴本校勘記說，「𪛗」當是「廈」的俗體。¹¹ 考「廈」字，《說文》曰「屋也」。《廣韻》馬韻胡雅切「廈屋」。《集韻》有二讀：（1）馬韻亥雅切「大屋」。（2）禡韻所嫁切「房屋也，或作庠」。¹² 《中原音韻》家麻韻去聲「下」小韻已有「廈」字，據胡雅切或亥雅切，讀去聲/xia/。根據《集韻》，「廈」之異體字作「庠」，不作「𪛗」。𪛗，甯繼福擬音/ʃa/，楊耐思擬音/ʃa/，¹³ 與《集韻》所嫁切，讀音相符。「𪛗」是否為「廈」的俗體，無從查考，然「傍屋」與「廈屋、大屋」意義自當有別。家麻韻去聲兼收此二字而置於不同小韻，或因「𪛗」字為方言俗字，未見於韻書，故周德清自注釋義。第四，注明字義，反映該字有各種不同的異讀現象。

1. 該字因意義之別而有又讀。如「湯」字，江陽韻有三讀：（1）陰平，音湯/t'an/，據《廣韻》唐韻吐郎切「熱水。又姓」。（2）去聲，

¹⁰ [元]周德清編輯，[明]王文璧增註，[明]葉以震校正，《重訂中原音韻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，九思堂藏板），頁 28。按：本文引用據此，為免繁瑣，不再出注。

¹¹ [元]周德清編輯，陸志韋、楊耐思校勘，《中原音韻——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8 年景印明正統辛酉〔1441〕訥菴本），頁 7。本文引用簡稱「訥菴本校勘記」。

¹² [宋]丁度，《集韻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6 年），頁 410、593。本文引用據此，為免繁瑣，不再出注。

¹³ 楊耐思，《中原音韻音系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1 年），頁 155。

音盪/t'an/，據《廣韻》宕韻他浪切「熱湯」。(3)陰平，音「商」/ɕian/，周德清注曰「洪水」，義為「水流盛大貌」，即據《廣韻》陽韻式羊切「湯湯，流兒」。如徐再思（生卒年不詳）〈送沙宰〉【雙調·蟾宮曲】前六句：「宦遊人過錢塘，江水湯湯，山色蒼蒼。馬首西風，雞聲殘月，雁影斜陽。」¹⁴ 其中「湯湯」，譜律「平平」，¹⁵ 當讀「商商」。

2. 該字因姓名專稱而有又讀。如〈起例〉之三引述「屈原」、「屈伸」之「屈」字；「曾子」、「何曾」之「曾」字。又如「貧」（同「員」），見先天韻陽平，音元/iuen/，承襲《廣韻》仙韻王權切。又讀真文韻陽平，音雲/iuən/。周德清注曰「伍員，人名」。伍員，字子胥，春秋時期楚國人。《左傳》：「及即位，使伍奢為之師。」陸德明《音義》：「伍奢，伍舉之子，伍員之父。員音云。」¹⁶ 當據《廣韻》文韻王分切讀/iuən/。從詞性語法或一字多義的角度思考，周德清解釋「屈、曾、貧」三字的音義，其又讀並非只是姓名專稱使然。根據《漢語大詞典》¹⁷，「曾」字讀陰平，除姓氏專稱；又可作副詞，取義「竟然、難道、從來」等；亦可作形容詞，釋為「重」，指中間隔兩代的親屬，如曾孫、曾祖。「曾」字又讀陽平，作為副詞，表示動作行為已經進行，如「曾經」。至於「貧」字，音「雲」，除姓氏專稱，另有「增益、眾人」之義。又讀「元」，則有「周圍、官員、人員」等涵義，或指稱「物的數量、量詞」等。

3. 該字與其異體字的音義不同。東鍾韻陰平「囟」，音匆/ts'un/，周德清注曰「烟突」，義為灶上煙囪，據《廣韻》東韻倉紅切「竈突」。

¹⁴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11，頁8254。

¹⁵ 鄭騫，《北曲新譜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3年），卷12，頁288。按：【蟾宮曲】又名【折桂令】。

¹⁶ 〔唐〕杜預注，〔唐〕陸德明音義，《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），頁844。

¹⁷ 《漢語大詞典》，光碟繁體單機3.0版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）。按：以下引用據此，為免繁瑣，不再出注。

又「囟」為「窓(窗)」之異體字，「窓」字見江陽韻陰平，音瘡/tɕ‘uaŋ/，據《廣韻》江韻楚江切「通孔」。

4. 該字《廣韻》有異讀，《中原音韻》止取一讀。江陽韻上聲「沆」字，《廣韻》有二讀：(1) 蕩韻胡朗切「沆瀣，氣也」。(2) 唐韻胡郎切「渡也」。周德清注曰「沆瀣」，意謂彼此契合，意氣相投。係強調《中原音韻》「沆」字音義當據胡朗切讀/xɑŋ/。又如家麻韻上聲「僂」/ɕa/，《廣韻》有二讀：(1) 馬韻沙瓦切「僂俏，不仁」。(2) 禡韻所化切「僂俶，不仁」。俶，《廣韻》未收，《集韻》笑韻七肖切，注云：「僂俶，不仁。」則僂俶即僂俏。《廣韻》二音，義實相同。周德清注曰「僂俏，不仁」，當據沙瓦切讀上聲。湯舜民（生卒年不詳）〈約遊春，友不至，效張鳴善句里用韻〉【正宮·醉太平】：「輪蹄冗雜，羅綺交加，東風何地不繁華？莊農也戲耍。倚谿窻惡樹老樹臨溪汊，鬧唧喳隔幽花鳥鳴山凹，蕩光滑亂明霞流水繞天涯，不閒遊是僂。」¹⁸ 此曲押家麻韻，末句韻腳宜上可平，「僂」字讀上聲。

5. 反映該字雖另有異讀，實則承襲《廣韻》之音義：如東鍾韻陰平「叻」字，音烘/xuŋ/，注曰「人聲」。《廣韻》東韻呼東切「叻叻，市人聲」。《集韻》又東韻胡公切「大聲」，音洪。周德清自注，係強調讀陰平；不取《集韻》又讀之音義。又如東鍾韻陰平「廡」，音翁/ʊŋ/，周德清注曰「辟」。《廣韻》鍾韻於容切「辟廡，天子教宮。」《集韻》又腫韻委勇切「竭塞也。通作壅」。周德清自注，義取「辟廡」，承襲《廣韻》古讀，不取《集韻》又讀之音義。

6. 該字《廣韻》無異讀，《中原音韻》有異讀，且其本音本義與《廣韻》不同。《中原音韻》魚模韻「局」/kiu/，《說文》：「局，促也。从口在尺下，復局之。一曰博，所以行棊。象形。」徐鍇（920-974）曰：「人之無涯者唯口，故口在尺下則為局。博局外有垠堦局限也。」

¹⁸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7，頁5220。

¹⁹ 故知「局」字本有局促、博局（棋盤）、界限之義。《廣韻》燭韻渠玉切「曹局，又分也」。《說文》：「促也」。《中原音韻》魚模韻有二讀，與《廣韻》音義有別。（1）收入「菊」小韻，周德清注曰「廷」，意指官舍，舊時地方官理事的公堂，即曹局（官署）之義。《中原音韻》義取「曹局」，並非承襲渠玉切讀入聲作平聲，而讀入聲作上聲。「局」字又有「店舖」之義，亦讀上聲，如孟漢卿（生卒年不詳）《張孔目智勘魔合羅》第一折【仙呂·後庭花】：「俺家裏有一遭新板闌，住兩間高瓦屋。隔壁兒是個熟食店，對門兒是個生藥局。」第四句韻腳「局」字譜律平上不拘，²⁰ 臧懋循（1550-1620）《元曲選》音釋：「局，音矩」可參證。²¹（2）卷曲之義，據《廣韻》渠玉切讀入聲作平聲。王文璧《重訂中原音韻》魚模韻入聲作上聲，注云：「局，音矩，曹也，分也。又曲也，《詩》云：『予髮曲局』。」考《詩經·采綠》：「予髮曲局，薄言歸沐。」孔穎達（574-648）《毛詩正義》：「局，卷也。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。箋云：言，我也。《禮》婦人在夫家笄象笄，今曲卷其髮，憂思之甚也。有云『君子將歸者，我則沐以待之。』局，其玉反。」²² 根據王文璧增註本，則《中原音韻》係以入聲作平聲為「卷曲」之義。又《廣韻》與「局」同音有「侷」字，注云：「侷促，短小。」侷，《說文》未收，疑即《詩經》「曲局」字，讀與「局」同。《毛詩正義》「其玉反」音同《廣韻》「渠玉切」，由此可證「曲局」與「曹局」之「局」本為同音。其分別文之「侷」，音亦同「曹局」之「局」。據《漢語大詞典》，「曲局」亦作「曲跼」。跼，《廣韻》音

¹⁹ 〔漢〕許慎著，〔宋〕徐鉉增釋，《說文解字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），冊223，頁97。

²⁰ 鄭騫，《北曲新譜》，卷3，頁90。

²¹ 〔明〕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重排版），冊4，頁1371-1372。按：以下引用臧懋循「音釋」，皆出自《元曲選》本，行文間不再標示。

²² 〔漢〕毛亨傳，〔漢〕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正義，〔唐〕陸德明音義，《毛詩注疏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69，卷22，頁662。

同「局侷」。《中原音韻》兩義各讀，應屬後起。

檢視現存元曲用「局」字，多取博局、奕棋、棋局之義，如李文蔚（生卒年不詳）《破苻堅蔣神靈應》第二折【南呂·牧羊關】：「這棋布關天象，似星分運鬥樞，有方圓動靜親疏。靜埋伏暗計包藏，動交戰攻城必取，圓用兵如棋子，方下寨似棋局。倚親者添雄壯，接疏情勢似孤。」²³ 此曲押魚模韻，第七句「方下寨似棋局」，譜律「十仄仄平平」，韻腳「局」字讀入聲作平聲。又如薛昂夫（1267-1359）〈題爛柯石橋〉【雙調·蟾宮曲】：「甚神仙久占岩橋，一局揪枰，滿耳松濤。引得樵夫，旁觀不覺，晉換了唐朝。斧柄兒雖云爛卻，袴腰兒難保堅牢。王母蟠桃，三千歲開花，總是虛謠。」²⁴ 第二句譜律「十仄平平」，²⁵ 可知「局」字讀入聲作上聲。這兩個曲例，意義相同，聲調有別。總結以上，從現存元曲之運用，「局」字取博局之義，兩讀皆可。若取卷曲之義，必讀入聲作平聲。若取曹局之義，必讀入聲作上聲，與《廣韻》不同，這是周德清自注用意之所在。

以上討論周德清自注的十三個字，其中「屈、湯、員、囟、沆、傻、叻、廳、局」九個字屬異讀，周德清運用「舉一以概其餘」的方式，表述對異讀的重視。根據十三個自注的分析，進而討論〈起例〉相關條目，得知實已體現以下四種主要的異讀類型，而且皆與韻譜形成內在的對話。

（二）保存「古讀」之異讀

韻譜承襲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而保留相同的音類，是為保存「古讀」的異讀。金周生先生解釋：「『呼吸之間動引《廣韻》為證』，『止

²³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2，頁1464。

²⁴ 同前註，頁7548。

²⁵ 鄭騫，《北曲新譜》，卷12，頁288。

依《廣韻》呼吸』的這些唸法，並不是完全保存了古音的音值，應該是一種既保存韻書音類，又依變化後語音所讀的一種『近似古音』。」

²⁶ 周德清對保存古讀的異讀頗為重視，如〈起例〉舉例「滑、日、家」三字：

《漢書》：東方朔滑稽，「滑」字讀為「骨」；金日磾，「日」字讀為「密」。諸韻皆不載，亦不敢擅收，況不可押於韻腳，姑錄以辨其字音耳。——〈起例〉之十二²⁷

《漢書》「曹大家」之「家」字，讀為「姑」，可押，然諸韻不載，亦不敢擅收，附此以備採取。——〈起例〉之十三²⁸

金日磾（134-86 B.C.）、曹大家（約 49-約 120）都是人名。²⁹「日」字，《中原音韻》見齊微韻入聲作去聲，據《廣韻》質韻人質切，音日/tʃ/。金日磾之「日」為異讀，當讀入聲作去聲，音密/mui/。³⁰「家」字，《中原音韻》見家麻韻陰平/kia/，據《廣韻》麻韻古牙切。曹大家之「家」，音姑/ku/，當據《廣韻》模韻古胡切。「日、家」二字，《廣韻》只有一讀；其異讀，因諸韻不載，³¹ 故周德清說不敢擅收。此二字用於元曲之別在於「日」字不可押於韻腳，「家」字可押。如鄭光

²⁶ 金周生，〈元曲「他」字異讀研究〉，《輔仁學誌》第 12 期（1983 年 6 月），頁 20。

²⁷ 〔元〕周德清，《中原音韻》，頁 211。

²⁸ 同前註，頁 212。

²⁹ 金日磾，字翁叔，匈奴休屠王太子。本名日磾，漢武帝賜姓金，故稱。曹大家指班昭。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：「扶風曹世叔妻者，同郡班彪之女也，名昭，字惠班，一名姬。博學高才，世叔早卒，有節行法度，兄固著《漢書》，其八〈表〉及〈天文志〉未及竟而卒，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。帝數召入宮，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，號曰『大家』。」〔南朝宋〕范曄著，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 年），卷 84，頁 2784-2785。

³⁰ 「密」字，甯繼福擬音合口，據劉鑑《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》，臻攝入聲「密」字歸屬開口。〔元〕劉鑑，《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 238，頁 860。

³¹ 甯繼福，《中原音韻表稿》，頁 186。「日」字讀為密，「家」字讀為姑，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古今韻會舉要》、《禮部韻略》、《五音集韻》皆不載。

祖《傷梅香騙翰林風月》楔子【仙呂·賞花時·幺篇】：「更壓著漢宮裏尊賢曹大家，帷幔底論文董仲舒。都則是問安否意何如，往復間交談了數語，幾乎間講遍九經書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家，是姑」。³² 此曲押魚模韻，曹大家之「家」為韻腳，音姑。至於滑稽之「滑」，《中原音韻》家麻韻入聲作平聲，音猾/xua/，據《廣韻》鎔韻戶八切，是為本音。滑稽之「滑」，音骨/ku/，為異讀，係特定意義的語彙，據《廣韻》沒韻古忽切「滑稽，謂俳諧也」。考「滑稽」出自司馬遷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：「淳于髡者，齊之贅婿也，長不滿七尺，滑稽多辯。」司馬貞【索隱】：「滑，調亂也；稽，同也。以言辯捷之人，言非若是，說是若非，能亂異同也。……崔浩云：滑音骨。」³³ 「滑稽」用於元曲句中，如湯舜民〈新建构欄教坊求贊〉【般涉調·耍孩兒·二煞】前三句：「捷劇每善滑稽能戲設，³⁴ 引戲每叶宮商解禮儀，妝孤的貌堂堂雄糾糾口吐虹霓氣。」³⁵ 因不押於韻腳，亦不收入韻譜。周德清歸納韻譜以元曲押韻字為原則，誠如〈起例〉之一：「《音韻》不能盡收《廣韻》，如崆峒之『崆』、罌駕之『罌』、倥傯之『倥』、鶉鴒之『鶉』字之類，皆不可施於詞之韻腳，毋譏其不備。」³⁶ 以上「日、家、滑」三字的異讀，周德清表述韻譜不敢擅收，附於〈起例〉以備採取，主要用意是為「辨其字音耳」。

周德清專章列舉異讀，見〈起例〉之二十五〈畧舉釋疑字樣〉（簡

³² 〔明〕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3，頁1147-1148。

³³ 〔漢〕司馬遷著，〔南朝宋〕裴駰集解，〔唐〕司馬貞索隱，〔唐〕張守節正義，《史記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244，卷126，頁895。

³⁴ 捷劇，亦作「捷譏」。宋雜劇、金院本滑稽腳色之俗稱。朱權《太和正音譜·詞林須知》：「捷譏，古謂之『滑稽』。院本中便捷譏謔者是也。俳優稱為『樂官』。」按：戲設，意指能作戲善敷衍。〔明〕朱權，〈詞林須知〉，《太和正音譜》，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，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，冊3，頁54。

³⁵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7，頁5159。

³⁶ 〔元〕周德清，《中原音韻》，頁210。

稱〈字樣〉)。所謂「字樣」，指用在某處的字眼或詞語。共列舉六十個專有名詞、特定語彙和單字，因具有特定意義，致使該字不同於一般常用之讀音，而成為多音字（俗稱破音字）。周德清用反切、直音或標明聲調等方法，詳注其獨特之字音或字義。郎瑛（1487-1566）《七修類稿》亦有「釋疑字樣」，曰：「一字有二音不同，而所指多程語，誠不可不識也。故《玉篇》之前以為奇字，特錄出示人，謂指迷也。余惟或二字俱要換音者，或只換一字音者，他書所載倍多《玉篇》，惜不能記憶也。今以知者補《玉篇》之不足，錄之稿，而尚俟日益之耳。」³⁷ 這段話恰可做為〈畧舉釋疑字樣〉之解題。郎瑛所謂「程語」非指「成語」，是指一種具有程式規範性質的語詞，相當於「字樣」的涵義。〈字樣〉列舉的異讀大多源於古籍，或已見於古籍注疏，可於《廣韻》印證其異讀。

1. 「請」字：《中原音韻》庚青韻「請」/ts'ien/，有二讀：（1）請求、拜謁之義，讀上聲，據《廣韻》靜韻七靜切。（2）「朝請」為官名，讀去聲，據《廣韻》勁韻疾政切。〈字樣〉有「朝請」一詞，周德清注曰：「去聲，漢官名。春曰朝，秋曰請。」可知「朝請」為官名，當讀去聲。請求、拜謁之義，則讀上聲。如鄭光祖《輔成王周公攝政》雜劇第四折【雙調·落梅風】首二句：「伯禽備法駕非公道，微臣免朝請忒分外。」³⁸ 歌者不宜將「請」讀成上聲，宜讀去聲。韻譜「請」字收錄庚青韻上聲和去聲。

2. 「食」字：《廣韻》有二讀：（1）志韻羊吏切「人名，漢有酈食其」。（2）職韻乘力切「飲食；又戲名；又用也，偽也」。《中原音韻》有二讀：（1）承襲乘力切，見齊微韻讀入聲作平聲，音「實」/ʃi/。（2）支思韻去聲，音「似」/si/，則據《集韻》志韻祥吏切「糧也」。

³⁷ [明]郎瑛，《七修類稿》，《筆記小說大觀》，（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83年），第33編，冊1，卷34，頁518。

³⁸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6，頁3822。

〈字樣〉有「酈食其〔音異飢〕」，則「酈食其」之「食」字，當據《廣韻》羊吏切讀去聲/i/，或因不可押於韻腳，故未收入韻譜。

3. 「率」字：《廣韻》有二讀：（1）至韻所類切「鳥網也」。（2）術韻所律切「循也，領也，將也，用也，行也」。〈字樣〉有「率更〔上音律〕」，率更即率更令，漢官名，掌知漏刻。《廣韻》二讀皆非率更之「率」，當據《集韻》術韻劣戌切讀入聲作去聲/liu/。

4. 犧樽〔上音梭〕：犧樽，古代酒器。作犧牛形，背上開孔以盛酒；或說於尊腹刻畫牛形。犧，《廣韻》支韻許羈切「犧牲」。僅有一讀，非此音所本，當據《集韻》戈韻桑何切「酒尊名」，讀陰平/suo/。

5. 句讀〔下音豆〕：讀，《廣韻》屋韻徒谷切「讀誦」。《集韻》又候韻大透切「誦書也」。陳元靚（生卒年不詳）《事林廣記·字當正訛》：「句讀，音豆，中點書句也。」³⁹《康熙字典》「讀」字引《增韻》：「句讀，凡經書成文，語絕處謂之句：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，謂之讀。」⁴⁰句讀，當據大透切讀去聲/təu/，然不取「誦書」之義，指語句中之停頓。

以上這類異讀可溯源於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，是韻譜非常普遍的現象。可知周德清所謂不宜動引《廣韻》為證，僅就語音演變而言。

（三）新著錄之異讀或古今音並存之異讀

張清常歸納《中原音韻》新著錄的異讀主要有兩類：其一是零星現象，如著錄異讀的新字，包括新讀音取代舊讀或新舊讀法至今並存。其二是兩組比較有規律的異讀，亦稱「重字」、「互見字」、「又音」、

³⁹ 〔宋〕陳元靚輯，《事林廣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），頁350。

⁴⁰ 〔清〕張玉書等編，《康熙字典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3年），頁2685。本文引用據此，為免繁瑣，不再出注。

「兩韻並收字」。⁴¹ 張清常所說「新舊讀法並存的異讀」亦即「古、今音並存的異讀」，曰「新」曰「今」皆是韻譜「新著錄的異讀」。〈起例〉所舉字例與韻譜的異讀，大半以上多已見於早期韻書中的多音字，但仍有一些新著錄的異讀或古今並存的異讀，與《廣韻》音義不同，這正是周德清強調不宜動引《廣韻》為證之故。以下分別就〈字樣〉與韻譜舉例說明。

1. 〈字樣〉中別於《廣韻》的異讀⁴²

(1) 專有名詞之異讀

專有名詞的異讀與「金日磾、曹大家」性質相近。不同的是，日讀密，家讀姑，諸韻不載。〈字樣〉所舉的專有名詞，大多可從《廣韻》印證其異讀。包括人名（嫪毐〔音滂靄〕）、官名（朝請〔去聲，漢官名。春日朝，秋曰請。〕）、國名（龜茲〔音丘慈〕）、郡名（牂牁〔音臧歌〕）、縣名（番禺〔音潘愚〕）、河名（滹池〔音烏駄〕）等。其中僅有少數未著錄於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。

①可汗〔音克寒〕：可，《廣韻》哿韻枯我切「許可也」，僅有一讀，非「可汗」之「可」讀音所本。如馬致遠《漢宮秋》楔子「獐鬻犬嚴狃，逐代易名；單于可汗，隨時稱號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可，音克」。⁴³ 清吳任臣（1628-1689）《字彙補》「可，又苦格切，音克。」⁴⁴ 可參證。至於「汗」字，《廣韻》有三讀：a. 寒韻胡安切「可汗，蕃王稱」。b. 翰韻侯吁切「熱汗」。c. 寒韻古寒切「餘汗，縣名。」可汗之「汗」字讀，當據《廣韻》胡安切讀陽平/xan/。

②冒頓〔音墨特〕：冒，《廣韻》莫北切「干也」，據此讀墨/mui/，

⁴¹ 張清常，〈《中原音韻》新著錄的一些異讀〉，《中國語文》1983年第1期，頁51-56。

⁴² 〈畧舉釋疑字樣〉中，有少數例子並無異讀，例如「疆場」之「場」，「盤殮」之「殮」，「枹鼓」之「枹」，「牂牁」之「牁」等。

⁴³ 〔明〕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1，頁1-2。

⁴⁴ 〔清〕吳任臣，《字彙補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冊233，頁28。

惟義不相及。頓，《廣韻》恩韻都困切「下首也」，僅有一讀，音義不符。《史記·韓信盧綰列傳》：「秋，匈奴冒頓大圍信，信數使使胡求和解。」【索隱】：「冒頓，上音墨。」⁴⁵ 酈道元（466 或 472-527）《水經注》：「漢高祖被圍七日，陳平使能畫作美女，送與冒頓閼氏。」朱謀瑋（1562-1624）《水經注箋》：「冒頓閼氏，讀如墨特、烟支。」⁴⁶ 如馬致遠《破幽夢孤雁漢宮秋》楔子：「俺祖公公冒頓單于，圍漢高帝于白登七日，用婁敬之謀，兩國講和，以公主嫁俺國中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冒，音墨。頓，音突。」⁴⁷

（2）特定語彙之異讀

這類異讀和「滑稽」詞語性質相近，亦屬程語，具有特定的涵義，例如「委蛇〔音威移〕」、「般若〔音鉢惹，釋經〕」、「宿留〔音秀溜〕」等，見諸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。其中亦有別於《廣韻》音義者，舉例如下。

①國土〔下音度〕：國土之「土」，音度，不見經典，實出梵誦。張位（1538-1605）《問奇集·假借圈發字音》：「土，音杜。桑土、國土。本上聲。」《問奇集·奇字考》又云：「國土，土音度，梵音。」⁴⁸ 故知「土」字本上聲，而「桑土、國土」則別音「杜」。今佛徒凡言「極樂國土」，均讀作「度」，至有書作「極樂國度」者，或為本條所本。土音度，承襲《廣韻》姥韻徒古切「土田，地主也。」《中原音韻》濁上歸去，取其音不取其義。

②彳亍〔音躑躅，小步也〕：《廣韻》「彳亍」為送氣清聲母，「躑躅」為濁聲母，音義皆不同。⁴⁹《中原音韻》未收「彳亍、躑躅」，周德清

⁴⁵ 〔漢〕司馬遷著，〔南朝宋〕裴駟集解，〔唐〕司馬貞索隱，〔唐〕張守節正義，《史記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 246，卷 93，頁 598。

⁴⁶ 〔明〕朱謀瑋著，《水經注箋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7 年），卷 13，頁 606。

⁴⁷ 〔明〕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 1，頁 1-2。

⁴⁸ 〔明〕張位，《問奇集》，收入嚴一萍選輯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 年），冊 2，頁 31、53。

⁴⁹ 彳，《廣韻》昔韻丑亦切「小步也」。亍，《廣韻》有二讀，（1）燭韻丑玉切「彳亍」。（2）

注曰「彳予，小步也」。承襲《廣韻》昔韻丑亦切「小步也」；音「躑躅」，則於《廣韻》無據，或當時通語如此。

③尸解〔下音睪〕：睪，《廣韻》馬韻古疋切，無異讀。解，《廣韻》有四讀，皆非此音所本。其中一讀卦韻胡懈切「曲解」，⁵⁰ 胡懈切之音，《集韻》注曰「散也」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「為方僊道，形解銷化」。《集解》引服虔曰：「尸解也。」係指形體自解，義同《集韻》胡懈切「散也」；則音亦當如《廣韻》胡懈切，而非古疋切之「睪」。周德清注曰「解音睪」，於《廣韻》無據，或當時通語如此。

④欸乃〔音襖靄，漁歌〕：欸音襖，乃音靄，於《廣韻》皆無據。⁵¹ 考「欸乃」一詞，見於元結（723-772）樂府詩〈欸乃曲〉：「誰能聽欸乃，欸乃感人情。不恨湘波深，不怨湘水清。所嗟豈敢道，空羨江月明。昔聞扣斷舟，引釣歌此聲。始歌悲風起，歌竟愁雲生。遺曲今何在，逸為漁父行。」元結自註云：「欸，音襖；乃，音靄。棹船之聲。」⁵² 其後柳宗元（773-819）〈漁翁〉詩云：「漁翁夜傍西巖宿，曉汲清湘然楚竹。煙銷日出不見人，欸乃一聲山水綠。迴看天際下中流，巖上無心雲相逐。」童宗說《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》：「欸乃曲，欸音襖，乃音靄，棹船歌聲。」⁵³ 陳元靚輯《事林廣記·字當正訛》：

遇韻中句切「步，止也」。躑，《廣韻》昔韻直炙切「躑躅，行不進也」。躑，燭韻直錄切「躑躅」。

⁵⁰ 解，《廣韻》另外三讀：（1）蟹韻胡買切「曉也。又解廌，仁獸，似牛，一角」。（2）蟹韻佳買切「講也，說也，脫也，散也」。（3）卦韻古隘切「除也」。

⁵¹ 欸，《廣韻》有三讀：（1）哈韻烏開切「歎也」。（2）海韻於改切「相然鷹也」。（3）怪韻許介切「論，怒聲。欸，上同」。乃，《廣韻》海韻奴亥切「語辭也，汝也」。靄，《廣韻》曷韻烏葛切「雲狀」。

⁵² 〔唐〕元結著，〔明〕湛若水校，《元次山集》，《四部叢刊正編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年），卷33，頁13。

⁵³ 〔唐〕柳宗元著，〔宋〕童宗說註釋，〔宋〕張敦頤音辯，〔宋〕潘緯音義，《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年），冊154-155，卷43，頁222。

「欵乃，音襖藹，舟中歌聲也。」⁵⁴ 故知欵乃，音襖藹，見於唐宋文獻，周德清取為字樣，其來有自。

〈字樣〉中的異讀，除欵乃之「乃」，朝請之「請」，黃能之「能」，落魄之「魄」，宿留之「宿」，綸巾之「綸」，矛盾之「盾」，魯般之「般」，龜茲之「茲」，無射、僕射、姑射之「射」，兩讀或三讀並收於《中原音韻》，其餘異讀大多沒有收入韻譜。再加上〈起例〉提及屈原（352-281 B.C.）之「屈」，金日磾之「日」，曹大家之「家」，滑稽之「滑」等，周德清著意分辨韻譜的異讀，應超過三百九十三個字。專章列舉「釋疑字樣」之用意，亦在「姑錄以辨其字音耳」。

（3）單字之異讀

〈字樣〉中有「臉、涯、大」三個字，屬於單字的異讀，亦體現古今音並存的異讀。

①臉〔桃腮杏臉，則呼為檢。若呼美臉兒，當呼為欵字音。〕

「臉」字在《廣韻》中有異讀：a. 賺韻力減切「羹屬也」。b. 鹽韻七廉切「臉臙也」（按：臙，《說文》肉羹也）。雖有二讀，但詞彙涵義相近，取義羹湯或肉羹；而《中原音韻》「臉」字的異讀及其語彙，與《廣韻》音義皆不同，分析如下。

首先，「桃腮杏臉，則呼為檢」。意謂「臉」字，音檢。檢，《廣韻》琰韻居奄切「書檢，印窠封題也。又檢校，俗作檢。檢本音斂」。再從聲旁考察，臉，《廣韻》琰韻居奄切「眼臉」。又，《集韻》琰韻居奄切有二字：a. 臉「頰也」。b. 臉「眼臉也」。可知《集韻》「臉、臉」二字同音，意義不同。周德清自注桃腮杏臉之「臉」，音檢/kiem/，係承襲《廣韻》《集韻》居奄切讀上聲，則正字當作「臉」，包括眼臉與眼睛。

其次，「美臉兒，當呼為欵字音」。意謂「美臉兒」之「臉」，音

⁵⁴ 〔宋〕陳元靚輯，《事林廣記》，頁350。

斂。斂，《廣韻》談韻呼談切，非「斂」之音讀，當據《重訂中原音韻》作「斂」為是。「斂、斂」二字因俗書不別，《中原音韻》各本多有誤混者。斂，《廣韻》有二讀：a. 上聲琰韻良冉切。b. 去聲豔韻力驗切。則「美臉兒」之「臉」，雖係承襲《集韻》取義「頰也」，然當據良冉切讀上聲，音臉/liem/，是為新讀。

以上確知周德清自注「臉」字之異讀與《廣韻》有別，接續討論「臉」字在《中原音韻》廉纖韻的音韻位置：a. 上聲小韻「撿謙臉」。韻首「撿」字，《廣韻》琰韻良冉切。又據《廣韻》「檢，俗作撿」，且同小韻「撿、謙」皆讀良冉切。故廉纖韻同小韻「撿謙臉」中的「臉」，當據良冉切。甯繼福擬音/kiem/，應修訂為/liem/。用於曲文，如賈仲明（1343-1422）《蕭淑蘭情寄菩薩蠻》第一折【仙呂·寄生草】：「你惱怎麼陶學士蘇子瞻？改不了強文慳醋饑寒臉，斷不了詩云子曰酸風欠，離不了之乎者也醺窮儉。」⁵⁵ 從上下文義，「饑寒臉」之「臉」，面頰或面臉之義，王驥德《曲律·論訛字》舉此例曰：「（臉）音斂，不作檢音。」⁵⁶ 可參證。b. 上聲小韻「斂臉」。如上考述，「斂」字當作「斂」，取《廣韻》琰韻良冉切一讀。又《廣韻》「斂撿謙」同屬一個小韻，故判斷《中原音韻》「斂」字當與「撿謙臉」同一小韻。因此本小韻應當僅有「臉」字，眼臉之義，音檢。甯繼福擬音/liem/，當修訂為/kiem/。用於曲文，如曾瑞（生卒年不詳）〈四時閨怨·夏〉【南呂·罵玉郎·感皇恩·採茶歌】：「淚淹殘杏臉，愁壓損眉尖。」又如鄭廷玉（生卒年不詳）《宋上皇御斷金鳳釵》第三折【南呂·感皇恩】「你道你杏臉桃腮，不戀這布襖荊釵。」⁵⁷

王文璧《重訂中原音韻》承襲《中原音韻》異讀，廉纖韻「臉」字亦有二讀：a. 叶兼上聲，面臉（作者按：眼臉之義）。b. 叶廉上聲，

⁵⁵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8，頁5678。

⁵⁶ 〔明〕王驥德，《曲律》，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，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，冊4，頁144。

⁵⁷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6，頁4109；卷2，頁1220。

面也（作者按：面頰之義）。溯源音讀，後者係借用《廣韻》斂字琰韻「良冉切」之讀音，又用《集韻》臉字「頰也」之引申義。前者係借用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臉字「居奄切」之讀音，並取「眼臉」之義。

綜上所述，《中原音韻》與《廣韻》「臉」字異讀，音義上並無繼承關係。《廣韻》「臉」字原為「肉羹」之義；其後或因俗書不別，又通「臉」字，為「眼臉」義；又引伸為「面頰」義。考察早期翻譯佛經，傳抄「臉」字，尚有「肉羹」義與「眼臉」義之別，⁵⁸ 或可印證《廣韻》「臉」字之本義。至於將「桃腮杏臉」書寫為「桃腮杏臉」，形符（義旁）改變，或因俗書不別而混用，或因約定俗成之故。古籍文獻或詩文書寫「臉」字之語彙，指涉的是「面頰」、「眼臉」或「肉羹」，則宜視上下文義而定了。⁵⁹

②涯〔音牙，詞押。音移、崖，詩押。〕

周德清分辨「涯」字有三讀，其中兩讀承襲《廣韻》，用於詩韻；

⁵⁸ 早期翻譯佛經，（1）「臉」字，肉羹之義，如《摩訶僧祇律》：「如是煮肉令臉菜令萎，受已得自煮令熟，下至煮薑湯亦不得自煮，使淨人煮。……若比丘病，得使淨人知，煮臉已受取，得自煮令熟。」〔東晉〕佛陀跋陀羅，〔東晉〕法顯譯，《摩訶僧祇律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·律部》（臺北：影印新修大正藏經委員會出版，1988年），冊22，卷22，頁477-478。

（2）「臉」字通「臉」，眼臉之義，如《摩訶止觀》：「小小開口四五過長吐氣，次漸平頭徐徐閉目，勿令眼臉太急。」〔隋〕天台智者大師說，門人灌頂記，《摩訶止觀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·諸宗部》，冊46，卷46，頁108。（3）「臉」字通「臉」，眼臉之義，如《付法藏因緣傳》：「汝持此藥以水磨之，用塗眼臉，形當自隱。」〔北魏〕吉迦夜共曇曜譯，《付法藏因緣傳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361。

⁵⁹ 詩文中書寫「臉」字之語彙：（1）面頰之義，如梁簡文帝（503-551）〈妾薄命〉：「玉貌歇紅臉，長顰翠眉。」〔南朝陳〕徐陵著，《玉臺新詠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集部》（臺南：莊嚴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冊288，卷7，頁293。（2）眼臉之義，如白居易（772-846）〈吳宮辭〉：「淡紅花帳淺檀蛾，睡臉初開似剪波。」〔唐〕白居易，《白氏長慶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080，卷22，頁259。（3）肉羹之義，如寒山（生卒年不詳）〈詩〉之二〇六：「去骨鮮魚膾，兼皮熟肉臉。」〔唐〕寒山，《寒山詩》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9年），冊102，頁32-33。按：從早期翻譯佛經與古籍文獻，考察「臉」字的語彙，承蒙《清華中文學報》審查先生惠賜意見，謹致謝忱。

⁶⁰ 一讀承襲《集韻》，用於曲韻。韻譜僅收入家麻韻陽平一讀。詞押音牙/ia/，意指用於曲韻當據《集韻》牛加切「涖也」。如白樸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第三折【雙調·駐馬聽】「隱隱天涯，剩水殘山五六搭。蕭蕭林下，壞垣破屋兩三家。秦川遠樹霧昏花，灞橋衰柳風瀟灑。煞不如碧窗紗，晨光閃爍鴛鴦瓦。」⁶¹ 此曲押家麻韻，天涯之「涯」，音牙。

③大〔大都、大路不可同語。〕

大，《廣韻》有二讀：a. 泰韻徒蓋切「小大也」。b. 箇韻唐佐切。（按：《廣韻》未釋義，《集韻》曰「巨也」。）《中原音韻》有三讀：a. 歌戈韻去聲，音舵/tuo/。b. 家麻韻去聲，音大/ta/。c. 皆來韻去聲，音帶/tai/。根據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反切釋義，二讀字義相同，皆是「小大」之「大」義。⁶² 周德清意在辨明「大都」與「大路」之「大」不

⁶⁰ 用於詩韻有二讀：（1）詩押音移/i/，意指用於詩韻當據《廣韻》魚羈切「水畔也」。如盧照鄰〈和王奭秋夜有所思〉：「寂寂南軒夜，悠然懷所知。長河落雁苑，明月下鯨池。鳳臺有清曲，此曲何人吹。丹唇間玉齒，妙響入雲涯。窮巷秋風葉，空庭寒露枝。勞歌欲有和，星鬢已將垂。」此詩押《廣韻》支韻。（2）詩押音崖/iai/，意指用於詩韻當據《廣韻》五佳切「水際」，義為「崖岸、高崖」。如李白（701-762）〈早望海霞邊〉：「四明三千里，朝起赤城霞。日出紅光散，分輝照雪崖。一餐噉瓊液，五內發金沙。舉手何所待，青龍白虎車。」此詩押《廣韻》麻韻。以上引用唐詩，出自〔清〕曹寅等編，《御定全唐詩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423，卷41，頁468；冊1424，卷180，頁595。

⁶¹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2，頁786。

⁶² 據平山久雄考述（按：該文使用漢語拼音d標示「大」字聲母，d相當於國際音標的t），早期《切韻》系韻書只收錄徒蓋切/dai/（下稱甲音），直到八世紀《唐韻》才增補唐佐切/da/（下稱乙音）。「大」字產生例外音變，出於日常用語的強調，使主要元音a發得特開特長，韻尾隨之模糊，終至脫落。如此產生的乙音，只是口語中通行的俗音，因此少見於唐以前的文獻。《全唐詩》用乙音押韻最早的是杜甫（712-770）〈夜歸〉。可見「大」字的乙音地位，由俗音升為白話音，可以入詩。「大」字乙音到《唐韻》才採錄，與杜甫的詩若合符節。從宋代詩詞的押韻用語，反映甲、乙音逐漸成為文、白對立的現象。《中原音韻》歌戈韻去聲源自唐佐切（下稱乙一音）；家麻韻去聲是從唐佐切派生出來的另一個讀音（下稱乙二音），派生的原因同樣是日常用語的強調。中古歌韻a在舌齒聲母之下產生〔ʷ〕式的過渡音，可以節省舌頭和下腭急速放後、放低的生理負荷，而以此為媒介變為合口，即a〔ʷa〕>ua

同音。根據張位《問奇集·畫同音異舊不傍發諸字》：「大，音當駕切。大人。」又曰：「大，音戴。大抵。」⁶³ 大都，或為專有名稱，指元代京城，如同河北地名「大城」；或為「大抵、大多」之義，即張位所說「音戴，大抵」，皆據徒蓋切讀/tai/。如劉時中（生卒年不詳）〈與邸明谷孤山遊飲〉【中呂·山坡羊】：「詩狂悲壯，杯深豪放，恍然醉眼千峰上。意悠揚，氣軒昂，天風鶴背三千丈，浮生大都空自忙。功，也是謊；名，也是謊。」⁶⁴ 至於「大路」，為「大道」之義，即張位所說「音當駕切」，據唐佐切而形成音變，讀/ta/。⁶⁵ 如關漢卿《尉遲恭單鞭奪槊》第四折【雙調·醉花陰】：「大路上難行落荒裏踐，兩隻腳驀嶺登山快撚，走的我一口氣似攏椽。」⁶⁶

北曲不止案頭創作與閱讀，更有舞台唱念。周德清列舉「釋疑字樣」之作用，意謂作詞者和歌者必需知其一字多音的正確讀音，填曲時不致於平仄乖迕，唱曲時不致於字音舛訛。

2. 韻譜中別於《廣韻》之異讀

韻譜中有些異讀不同於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之音義，並無對應的音讀來源。甯繼福羅列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只有一讀，或失收的異讀，

〔ua〕> ua。不過，「大」字強調時，因聲母 d- 破裂的力量特大而沒有產生過渡音，同時 d- 把元音拉到了前邊，因此「大」da 去而變為「大」ta 去（乙二音）了。現代普通話中，「大」字讀/dà/，是乙二音的後代。在極個別的語詞中，如「大夫」（醫生）、「大城」（河北地名）、「大黃」（植物、藥材）、「大王」等，讀/dài/，仍是徒蓋切的遺留；其餘「大」字讀/dà/，已經逐漸以白話音取代言音了。〔日〕平山久雄，〈「大」字 dà 音史研究〉，《漢語語音史探索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2 年），頁 1-23。按：何大安先生指引閱讀平山久雄先生大作，敬致謝忱。

⁶³ 〔明〕張位，《問奇集》，頁 62。

⁶⁴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 10，頁 7485。

⁶⁵ 大路之「大」源於《廣韻》唐佐切而形成音變，詳上注平山久雄考述。此外，《漢語方言字匯》記錄「大」字源於中古果攝開口一等，今北方官話區北京、濟南、太原等，皆讀去聲/ta/。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室編，《漢語方言字匯》（北京：文字改革出版社，1989 年 2 版），頁 4。

⁶⁶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 1，頁 521。

共一百一十五字。⁶⁷ 此外，劉綸鑫亦有專文，列舉四十餘字，是新著錄異讀重要的成果，本節不再贅述。⁶⁸ 惟擬對一些新著錄的異讀，舉出若干字例，輔以現存元曲，分析其具體運用於北曲創作。

(1)「入」字：《廣韻》緝韻人執切「得也，內也，納也」僅有一讀。《中原音韻》有二讀：①齊微韻入聲作去聲，音日/tɿ/，據《廣韻》人執切，惟不取其義。②魚模韻入聲作去聲，音辱/tɿu/。依照音變規律，《廣韻》緝韻字不入魚模韻，此為例外讀音，是新著錄的異讀。李榮說，「入」字有兩個讀音。其一是個專用的禁忌字，亦寫作「日」，是為同音假借字，音「日」。多用於口語，少見於著錄。見於早期白話，亦見於北京等方言與文學作品。其二是通用字，或避諱「日」音，而讀「辱」。⁶⁹ 李榮論「入」字兩個讀音，符合《中原音韻》異讀。其一，音「日」，用於元曲，為詈詞穢語。如楊顯之（生卒年不詳）《鄭孔目風雪酷寒亭》第一折【仙呂·醉中天】末三句：「我待揪扯著他，學一句燕京廝罵，入沒娘老大小西瓜。」⁷⁰ 又用於男女交合之俗語。徐渭（1521-1593）《南詞敘錄》：「入馬，進步也，娼家語。」《元曲釋詞》解釋：入馬，謂宿妓也。馬指瘦馬，即妓女。揚州風俗稱妓女作「瘦馬」。舊醫書稱女陰為「馬眼」，故名。⁷¹ 如無名氏《羅李郎大鬧相國寺》第一折：「我湯哥今日有一個新下城的旦色，喚做甚麼宜時秀，好個姐姐。感承我那眾弟兄作成我入馬。」⁷² 其二，音「辱」，為「出入、接納」義。如李唐賓（生卒年不詳）《李雲英風送梧桐葉》第二折【正宮·叨叨令】：「你管他送胡笳聲斷城頭暮，休道他

⁶⁷ 甯繼福，《中原音韻表稿》，頁158-162。按：甯繼福羅列一百一十五字異讀，其實包括規律性的異讀，詳下文。

⁶⁸ 劉綸鑫，〈釋中原音韻中的重出字〉，頁96-100。

⁶⁹ 李榮，〈論入字的音〉，《語文論衡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），頁107-111。

⁷⁰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4，頁2679。

⁷¹ 顧學頤、王學奇，《元曲釋詞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冊3，頁214。

⁷²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9，頁6865。

攬旌旗影動邊城戍。休戀他逐歌聲羅綺筵前舞，休從他傳花信桃李園中入。你是吹來也麼哥，是吹來也麼哥，直吹到受淒涼鰥寡兒夫行駐。」

⁷³ 此曲押魚模韻，第四句「入」字為韻腳，「出入」之義。

(2)「一」字：《廣韻》質韻於悉切，僅有一讀。《中原音韻》齊微韻有二讀，一讀入聲作上聲，一讀入聲作去聲。卓從之《中州樂府音韻類編》只收錄於齊微韻入聲作去聲，訥菴本校勘記說，古影母字在《中原音韻》，除齊微韻「一」字和魚模韻「屋沃」二字外，一律歸屬入聲作去聲。入聲作上聲小韻末唯有此字，疑為後加。⁷⁴ 現存元曲，「一」字果然有二讀。如關漢卿〈蹴鞠〉【越調·尾】套數「不離了花前柳影閒田地，鬥白打官場小踢。竿網下世無雙，全場兒占了第一」。⁷⁵ 韻腳必上聲收煞。又如《西廂記》第一本第一折【仙呂·賺煞】前四句：「餓眼望將穿，饞口涎空咽，空著我透骨髓，相思病染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？」⁷⁶ 第四句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」，格律作「十仄平平十厶去」，⁷⁷ 其「一」字宜去可上，應讀入聲作去聲。此外，根據譜律，「一」字異讀入聲作平聲。如關漢卿〈杭州景〉【南呂·梁州】套數前九句：「百十里街衢整齊，萬餘家樓閣參差，並無半答兒閒田地。松軒竹徑，藥圃花蹊，茶園稻陌，竹塢梅溪。一陀兒一句詩題，行一步扇面屏幃。」⁷⁸ 此曲押齊微韻，第九句「行一步扇面屏幃」作「仄平十十仄平平」。⁷⁹

(3)「凹」字：《廣韻》洽韻烏洽切「下也」。僅有入聲一讀。《中原音韻》有三讀，皆非承襲廣韻：①蕭豪陰平小韻「坳凹」/au/。《集

⁷³ 同前註，卷8，頁5417。

⁷⁴ 陸志韋、楊耐思校勘，《中原音韻——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》，頁4。

⁷⁵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1，頁716。

⁷⁶ 同前註，卷3，頁1971。

⁷⁷ 鄭騫，《北曲新譜》，卷3，頁114。

⁷⁸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1，頁702。

⁷⁹ 鄭騫，《北曲新譜》，卷4，頁120。

韻》爻韻於交切有「凹窠」，注曰：「凹，窠也。坳，地窠下也。」《重訂中原音韻》蕭豪韻陰平「坳，衣交切，不平。凹，同上。又去聲，又汪挂切」。可知「凹坳」同音同義。故當據《集韻》讀陰平/au/。如無名氏《神奴兒》第三折【中呂·迎仙客】：「(搽旦云)見這塊兒凹，掃了些糞草土兒填上，又灑了些水兒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凹，音夭。」⁸⁰

②蕭豪去聲小韻「拗勒樂凹」/au/，不詳所本。③家麻韻去聲小韻「凹窠」/ua/。現存元曲使用「凹」字，大多與家麻韻同押，讀去聲/ua/。如鄭廷玉《忍字記》第二折押家麻韻，【南呂·菩薩梁州】：「兩模兩樣鼻凹，一點一般畫畫。磕頭連忙拜他，則被你蹣蹣我也救苦救難菩薩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凹，汪卦切」。⁸¹如湯舜民〈約遊春，友不至，效張鳴善句里用韻〉【正宮·醉太平】：「輪蹄冗雜，羅綺交加，東風何地不繁華？莊農也戲耍。倚鈴鈴惡樹老樹臨溪汊，鬧唧喳隔幽花鳥鳴山凹，蕩光滑亂明霞流水繞天涯，不閒遊是傻。」⁸²此曲押家麻韻，第六句「鬧唧喳隔幽花鳥鳴山凹」，末字「凹」字押韻，宜讀去聲/ua/。

(4)「抓」字：《廣韻》有三讀：①肴韻側交切「抓掐」。②巧韻側絞切「亂搔搔也」。③效韻側教切「爪刺也」。《中原音韻》有二讀：①蕭豪韻陰平，音嘲/tʃau/，據側交切。②家麻韻陰平，音搗/tʃua/。《重訂中原音韻》家麻韻陰平：「抓，莊瓜切，引也，擊也。」劉綸鑫說，元曲作「抓」常借為「找」字，在蕭豪韻是文讀。元曲中「抓」與家麻韻同押者少見；《音韻類編》也僅見於家麻韻，讀陰平/tʃua/，可能始於元代。⁸³據劉綸鑫之說，「抓」字入蕭豪韻者僅存借義，讀同「找」。如吳昌齡《張天師斷風花雪月》楔子：「(張千云)他染病怎麼走的動？(淨云)著他騎個驢兒來。(張千云)他騎不得驢兒。(淨

⁸⁰ [明]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2，頁567、571。

⁸¹ 同前註，冊3，頁1070、1072。

⁸²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7，頁5220。

⁸³ 劉綸鑫，〈釋《中原音韻》中的重出字〉，頁97。

云)哦只抓個杌兒擡將來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抓，招上聲。」⁸⁴ 若用於韻腳，仍讀/tʂau/。如無名氏《狄青復奪衣襖車》第二折【南呂·梁州】末四句：「火誤了閩外將軍號，我急行動軍健腳。不見了扛車何處抓，可怎生無一個消耗？」⁸⁵ 此曲押蕭豪韻，「不見了扛車何抓」協韻，格律「十仄平平十仄平」，則「抓」字讀蕭豪韻，「尋找」之義。又「抓」字入家麻韻者，仍存「抓掐」義，如無名氏《詠鞋》【仙呂·三番玉樓人】：「風擺簷間馬，雨打響碧窗紗，枕剩衾寒沒亂煞，不著我題名兒罵。暗想他，忒情雜。等來家，好生的歹鬥咱。我將那廝臉兒上不抓，耳輪兒揪罷，我問你昨夜宿誰家。」⁸⁶ 此曲押家麻韻，第九句「我將那廝臉兒上不抓」協韻，譜律「十平仄平」，⁸⁷ 則「抓」字讀家麻韻陰平，義為「抓掐」。

(四)「文言音」和「白話音」形成之異讀

「文言音」(讀書音)和「白話音」(口語音)，金周生先生分析：「切韻系韻書從唐、宋以至清朝，一直為科舉詩賦取韻的標準，無形中成了讀書人審音的依據。語音是活用的，是會變更的，不受時空移易的『官韻』和不時改易的口語音並存，讀書音和口語音的對立就產生了。」金先生由此概念提出兩種異讀，一種是保存「古今音」形成的又讀，這類古音是保留相同的音類。第二種是「讀書音」和「口語音」形成的又讀，這類讀書音往往為改讀古音後的一種近似古音的讀法，不宜和「古今音並存」的又讀視作同一類型。⁸⁸

⁸⁴ [明]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1，頁183-184。

⁸⁵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8，頁6185。

⁸⁶ 同前註，卷12，頁8831。

⁸⁷ 鄭騫，《北曲新譜》，卷3，頁113。

⁸⁸ 關於「讀書音、口語音」形成的又讀，以及「古、今音同時並存」的又讀，詳金周生，〈元曲「他」字異讀研究〉，頁1-22。

《中原音韻》出現「文言音」與「白話音」形成的異讀，最明顯是一字兩讀有系統地見於兩韻，聲調、聲母相同，韻母有別，此即張清常所說「比較有規律的異讀」。凡此共有三組：第一組是東鍾、庚青兩韻並收；第二組是入聲派入蕭豪、歌戈兩韻並收；第三組是入聲派入魚模、尤侯兩韻並收。⁸⁹

1. 東鍾、庚青兩韻並收之字：有陰平「肱觥轟薨泓崩絀烹傾兄」；陽平「棚鵬盲薨萌宏絃（紃）橫嶸榮弘」；上聲「觥蟄永」；去聲「迸孟橫詠瑩」。上述二十九個字，《廣韻》皆屬梗、曾攝，並無通攝的字。庚青韻來源於曾、梗攝；東鍾韻來源於通攝。原屬梗、曾攝牙喉音合口字和唇音字（不分開合），受到合口介音 *u* 強化和韻腹元音弱化的影響，因此在庚青韻之外另有東鍾韻的音讀，形成新舊讀音並存的情況。⁹⁰ 換言之，東鍾、庚青兩韻並收之字，庚青韻是反映古讀的文言音；入東鍾韻是白話音，反映中原之音的變化。⁹¹

2. 入聲派入蕭豪、歌戈兩韻並收之字：有入聲作陽平「濁濯鐸鐸度薄箔泊學縛鶴鑿鑊着杓」，以及入聲作去聲「岳樂藥約躍鑰諾諾末幕寞莫沫落絡洛酪萼鶚惡弱弱略掠虐瘡」。上述四十三個字，其中「末、沫」屬《廣韻》末韻，「岳、學」屬覺韻；其餘分別屬鐸韻、藥韻。按照中古到近代語音發展的規律，宕攝、江攝入聲韻一律變為《中原音韻》的蕭豪韻。中古時期宕攝、江攝入聲韻尾 *-k* 到中原之音弱化，變為相同部位的高元音 *u*，與主要元音 *a* 結合為 *au*，而與來自中古效攝的蕭豪韻 *au* 合流。這類兩韻並收字，收在蕭豪韻是

⁸⁹ 關於兩韻並收字之解釋，參王力，《漢語語音史·元代音系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384-386；楊耐思，〈《中原音韻》兩韻並收字讀音考〉，收入楊耐思著，《近代漢語音論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7年），頁146-169；劉綸鑫，〈釋中原音韻中的重出字〉，頁85-101。

⁹⁰ 楊耐思，〈《中原音韻》兩韻並收字讀音考〉，頁151。

⁹¹ 王力，《漢語語音史·元代音系》，頁384。

白話音，符合發展規律；少數收入歌戈韻屬特殊情況，是文言音。⁹²

3. 入聲派入魚模、尤侯兩韻並收之字：有「竹逐軸燭粥熟褥宿」八個字。除「燭褥」二字屬《廣韻》燭韻；其餘六字皆屬屋韻。按照中古至近代語音發展的規律，《廣韻》燭韻、屋韻的字，到中原之音派入魚模韻。蓋中古時期通攝入聲韻尾 *-k* 弱化，其主要元音 *u* 與來自中古遇攝的魚模韻 *u* 合流。這類兩韻並收字，收在魚模韻是文言音，符合發展規律；少數收入尤侯韻屬特殊情況，是白話音。⁹³

這三組字既是一字兩讀，兩韻並收，應表示這些字可以兩韻通押。楊耐思指出：所謂「通押」指不同的韻或相近的韻彼此相押，一字押入兩韻。若屬通押，則不能算是異讀。例如入聲派入魚模、尤侯兩韻，派入魚模韻者，符合發展規律；押入尤侯韻只能算是通押。入聲派入蕭豪、歌戈兩韻亦然，派入蕭豪韻者，符合發展規律；押入尤侯韻只能算是通押。因此魚模／尤侯、蕭豪／歌戈兩組並收字，僅有一讀，非屬異讀。然而東鍾、庚青兩韻並收字，現存元曲作品反映通押的例子畢竟很少，絕大部分只押東鍾韻或庚青韻，難以確定是否都屬於通押。⁹⁴ 楊耐思認為「若屬通押，則不能算是異讀」，似乎可待商榷。再者，周德清明確指出東鍾、庚青許與出入通押，〈起例〉之十云：「東鍾韻三聲內『轟』字，許與庚青韻出入通押。」⁹⁵ 周德清舉陰平「轟」字以賅其餘，意指東鍾韻內這類平上去三聲之字，皆許與庚青韻出入通押。考察元曲作品確實有東鍾、庚青通押之現象。

（1）「轟」字與庚青韻字同押，如尚仲賢（生卒年不詳）《漢高皇濯足氣英布》第二折【南呂·煞尾】：「不爭教劉沛公這一遍無行徑，

⁹² 楊耐思，〈《中原音韻》兩韻並收字讀音考〉，頁156；王力，〈漢語語音史·元代音系〉，頁384。

⁹³ 楊耐思，〈《中原音韻》兩韻並收字讀音考〉，頁155；王力，〈漢語語音史·元代音系〉，頁384。

⁹⁴ 楊耐思，〈《中原音韻》兩韻並收字讀音考〉，頁147-152。

⁹⁵ 〔元〕周德清，〈《中原音韻》〉，頁211。

單註定漢天下有十年不太平。他只要〔自稱尊，自顯能。覷的人糞土般污，草芥般輕。激的咱引領大兵，還歸舊境。汗似湯澆，怒似雷轟〕。直抵著二十個霸王沒的支撐，連你個說咱的隨何也不乾淨，誰待將你那無道的君王，做聖明來等。」⁹⁶

(2)「轟」字與東鍾韻字同押，如李好古（生卒年不詳）《沙門島張生煮海》第一折【仙呂·六么序·幺篇】：「端的心聰，那更神工。悲若鳴鴻，切若寒蛩。嬌比花容，雄似雷轟，真乃是消磨了閒愁萬種。這秀才一事精百事通。我躡足潛蹤，他換羽移宮。抵多少盼盼女詞媚涪翁，似良宵一枕遊仙夢。因此上偷窺方丈，非是我不守房櫳。」⁹⁷

第(1)曲例押庚青韻，「轟」字是本音（本聲）。第(2)曲例押東鍾韻，對於原讀庚青韻的「轟」字而言，即是出入通押。印證東鍾「轟」字許與庚青韻通押。既然是通押，即是異讀。換言之，「轟」字有兩讀，本音讀庚青韻/xuəŋ/，又讀東鍾韻/xuŋ/。

以上討論新著錄的異讀，凡別於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或傳統字書者，即屬「特殊音讀」，為使理路清晰，一併於異讀論述。韻譜中，不論異讀或僅有一讀，凡沿襲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者，皆屬古讀。例如東鍾韻陽平「隴」，音籠/luŋ/，據《廣韻》東韻盧紅切「日欲出也」。齊微韻去聲「棣」，音帝/ti/，據《廣韻》霽韻特計切「車下木，又常棣子，似櫻桃，可食」。另有一些與《廣韻》讀音不同，或《廣韻》未收而承襲《集韻》者，舉例如下。①韻譜與《廣韻》讀音不同，承襲《集韻》：如東鍾韻陰平「翀」字，音冲/tɕʰiuŋ/。《廣韻》東韻直弓切「直上飛也」。《集韻》東韻敕中切「上飛也」。若據《廣韻》濁母則讀陽平；《中原音韻》當據《集韻》讀陰平。又如江陽韻去聲「饌」，音讓/tɕiaŋ/。《廣韻》漾韻式亮切「《爾雅》曰：饌饌，饋也」。《集韻》

⁹⁶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4，頁2490-2491。

⁹⁷ 同前註，卷5，頁2909-2910。

漾韻人樣切「《說文》：周人謂餉曰饒」。聲母與《中原音韻》不同，若據《廣韻》則讀「餉」，當據《集韻》。又支思韻陰平「籽」，音髭/tsi/。《廣韻》止韻即里切「擁苗本也」。《集韻》之韻津之切「壅禾根也」。《廣韻》讀上聲，當據《集韻》讀陰平。②韻譜著錄而《廣韻》未收，承襲《集韻》：如東鍾韻陽平「腫」，音同/t'ʊŋ/，據《集韻》東韻徒東切「肥兒」。又齊微韻陽平「樁」，音雷/luɪ/，據《集韻》灰韻盧回切「木名」。桓歡韻陽平「蘊」，音瞞/muɔn/，據《集韻》桓韻謨官切「雨露濃兒」。這類古讀在韻譜中相對屬於多數，可見從《廣韻》到《中原音韻》，仍有音理可循。

三、特殊音讀

本節要討論的特殊音讀包括「規律與不合規律的音變」、「依邊傍字音」、「方言俗字」，這三類皆非承襲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古讀，或與一般常讀有明顯的差異。雖是相對少數，卻足以闡釋周德清強調不宜動引《廣韻》為證之故。

（一）古讀變化為今讀——規律與不合規律的音變

從《廣韻》到中原之音，聲母、韻母、聲調的演變大抵有其基本規律。就聲母系統而言，包括濁音（全濁音）清化，唇音分化，中古音系「影云以」三母合併，中古音系「疑」母字大多與「影云以」三母合流，中古音系「知莊章」三組合併。就韻母系統而言，主要有兩個重大演變，其一，中古音系相近的元音產生歸併現象；除合併外，又表現出元音在音質上起了變化、以致出現新歸類現象。其次，介音的變化，某些介音的滋生和消失，開合口的介音互相轉化等等。至於韻尾，除入聲外，變化極少，仍保存 -i、-u、-m、-n、-ŋ 五個韻尾。

就聲調系統而言，《中原音韻》調類的特點，可用「平分陰、陽，入派三聲」兩句話概括。⁹⁸ 另一項規律的演變，就是「濁上歸去」。〈起例〉之二十三舉若干字例，說明中原之音與《廣韻》在聲調與韻母的變化：

四海之人，皆稱「父」〔去聲〕；「母」〔為姥音〕。《廣韻》「父」〔扶兩切，上聲〕，「母」〔在有韻〕，⁹⁹「婦」〔亦在有韻〕；「卦」〔古賣切〕，與「怪」通；「副」、「富」〔敷救切，在有損〕；¹⁰⁰……猶平聲之所論也。¹⁰¹

周德清舉「父、婦」二字，說明聲母清濁影響聲調的變化。《廣韻》屬濁母上聲，《中原音韻》依例濁上歸去，故四海之人「父、婦」二字皆讀去聲。又舉「卦、怪、母、婦、富、副」諸字分辨韻母的變化。其中「卦、怪」二字，《廣韻》分別屬卦韻、怪韻，並可同用；《中原音韻》分屬家麻韻、皆來韻，不可叶韻。至於「母、婦、富（音同副）」，《廣韻》分別屬厚韻、有韻、宥韻。依照音韻規律，《中原音韻》應入尤侯韻，但這些唇音字卻入了魚模韻。¹⁰²

規律的音變中往往有例外，對照韻譜與《廣韻》讀音，得知聲調、聲母、入派三聲等，出現不合規律的音變。歸納如下，各舉若干字例說明。

1. 《廣韻》去聲作陽平：鼻/pi/。鼻，《廣韻》至韻毗至切「《說

⁹⁸ 楊耐思，《中原音韻音系》，頁14-45。

⁹⁹ 「母」字，《廣韻》不在有韻，當在厚韻，周德清誤記。

¹⁰⁰ 瞿本誤作「在有損」，當據訥菴本改作「在有韻」。

¹⁰¹ 〔元〕周德清，《中原音韻》，頁219。

¹⁰² 何大安〈周德清的「正語」之謎〉論述《廣韻》尤有有和侯厚候韻系的字，《中原音韻》大多入尤侯韻，但是一部分唇音字卻入了魚模韻。何大安，〈周德清的「正語」之謎〉，收入洪波、吳福祥、孫朝奮編，《慶祝梅祖麟先生八秩華誕學術論文集》（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115-127。

文》曰：引氣自界也」。訥菴本校勘記說，去聲作平聲陽收「鼻」一字，全書只此一例。玄應（生卒年不詳）《一切經音義》「鼻」與「毗（毘）」每互用。佛經「鼻」字此等處本作平聲讀，周氏不必開此一例。¹⁰³ 金周生先生〈《中原音韻》「鼻」字的音韻來源與音讀〉分析，《廣韻》與「鼻」同音者，還有「比痺埜」等字。從音變的角度看，「鼻」字當讀去聲，作陽平聲是音變中的例外。¹⁰⁴「鼻」字讀陽平，首見於《中原音韻》，現代方言中卻可以找到相應的證據：在平聲分陰陽的語言中，北京、濟南、西安、漢口、成都、長沙等都讀陽平聲。現今有方言仍讀去聲者，如溫州、雙峰、梅縣、廣州、潮州及廈門的白話音、福州的讀書音，或可用以證明《中原音韻》言之有據。「鼻」字在現代方音中亦有讀成入聲，如太原、揚州、蘇州、南昌、高安及廈門的讀書音、福州的口語音。¹⁰⁵ 周德清對「鼻」字的安排是一種平面音韻現象的呈現。可能的情形有二：（1）《廣韻》「鼻」字讀去聲，元曲實際讀陽平聲。（2）元代口語「鼻」字有讀去聲者，但元曲韻腳字卻讀陽平聲。臧懋循《元曲選》音釋：「鼻，音疲」，¹⁰⁶ 讀陽平，正與《中原音韻》合。然臧懋循注為送氣音，則與現今學者擬成不送氣音有別。¹⁰⁷ 筆者根據曲譜觀察元曲押韻，僅知「鼻」字讀平聲，不讀去聲。如關漢卿〈蹴鞠〉【越調·調笑令】套數：「噴鼻，異香吹，羅襪長粘見色泥，天生藝性諸般兒會。」¹⁰⁸《北曲新譜》【調笑令】

¹⁰³ 陸志韋、楊耐思校勘，《中原音韻——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》，頁4。

¹⁰⁴ 金周生，〈《中原音韻》「鼻」字的音韻來源與音讀〉，收入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編，《聲韻論叢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9年），第8輯，頁321-330。

¹⁰⁵ 現代方言中，「鼻」字有讀入聲者，此現象暗示，「鼻」字可能有未被《中原音韻》收錄的入聲一讀。假設《廣韻》「鼻」字有入聲，或中原之音亦有入聲一讀，依據《中原音韻》入派三聲原則，應將全濁聲母「鼻」字歸屬「入聲作平聲·陽」。

¹⁰⁶ 《龐居士誤放來生債》第四折：「〔禪師云〕南無阿彌陀佛，壞教門遺臭人間，墮阿鼻老僧罪大。」〔明〕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1，頁311、314。

¹⁰⁷ 以上摘要金周生先生考述，詳金周生，〈《中原音韻》「鼻」字的音韻來源與音讀〉，頁321-330。

¹⁰⁸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1，頁716。

云：「第一句偶有協去聲韻或不協韻者，皆不足為法。」¹⁰⁹ 又如喬吉（約 1280-1345）〈雜情〉【南呂·採茶歌】套數：「喜時節臉烘霞，笑時節眼生花，一霎時一天風雪冷鼻凹。」¹¹⁰ 第三句「十平十仄仄平平」，末三字「冷鼻凹」之「鼻」字平聲。

2. 《廣韻》平聲全濁聲母，《中原音韻》依例當讀陽平，韻譜有不合規律者。

（1）東鍾韻陰平「冲肿种」/tɕʰiuŋ/：《廣韻》東韻直弓切，此三字同小韻。

（2）歌戈韻陰平「𪔐」/tsʰuo/：《廣韻》歌韻昨何切。

3. 《廣韻》上聲全濁聲母，《中原音韻》依例濁上歸去，韻譜有不合規律者。

（1）東鍾韻上聲「啐」/fuŋ/：《廣韻》腫韻扶隴切、董韻蒲蠓切。

（2）東鍾韻上聲「汞」/xuŋ/：《廣韻》董韻胡孔切。

（3）齊微韻上聲「痞否圮」/pʰi/：¹¹¹《廣韻》旨韻符鄙切，此三字同小韻。

（4）真文韻上聲「困」/kiuən/：《廣韻》軫韻渠殞切。

4. 聲母演變不合規律

（1）齊微韻上聲小韻「痞否齏圮𦵏」/pʰi/：𦵏，《廣韻》旨韻卑履切，幫母，《中原音韻》依例當讀不送氣上聲。此讀送氣，不合規律。

（2）齊微韻去聲小韻「背貝狽焙倍婢備避輩被弊幣臂髮𦵏𦵏」/pui/：𦵏，《廣韻》寘韻披義切，滂母，《中原音韻》依例當讀送氣。此讀不送氣，不合規律。

（3）齊微韻去聲小韻「計記寄繫繼妓伎技髻偈忌季縊騎既驥冀

¹⁰⁹ 鄭騫，《北曲新譜》，卷 11，頁 252。

¹¹⁰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 6，頁 4414。

¹¹¹ 瞿本作「圮」，當據訥菴本改作「圮」。

蘄鰈」/ki/：縊，《廣韻》寘韻於賜切、霽韻於計切。寘、霽二韻，皆可入齊微韻去聲，惟二讀皆屬影母，而本小韻皆為見系字，聲母演變於例不合。

(4) 齊微韻去聲小韻「淚累酌播類類誅未磔」/lui/：磔，《廣韻》隊韻五對切。《廣韻》疑母，不當在此。疑「磔」自成小韻，當補○小韻符號。

5. 入派三聲不合規律：周德清大略將中古音系的全濁聲母歸於入聲作平聲（陽平）；將次濁聲母字和影母字歸於入聲作去聲（一、沃、屋字例外）；將清聲母字歸於入聲作上聲，條理井然。¹¹² 入派三聲雖有基本原則，然亦有不合規律者，其中以上聲字最多例外。¹¹³ 舉例如下。

(1) 《廣韻》入聲清母派入平聲：

- ① 蕭豪韻入聲作平聲「博」/pau/：《廣韻》鐸韻補各切。
- ② 家麻韻入聲作平聲「踏」/ta/：《廣韻》合韻他合切。
- ③ 齊微韻入聲作平聲「葺」/tsi/：《廣韻》緝韻子入切。

(2) 《廣韻》入聲清母派入去聲：如家麻韻入聲作去聲「刷」/ʃua/：《廣韻》鎋韻數刮切、薛韻所劣切。鎋韻多派入家麻，韻母演變合於數刮切，然聲調不合。

(3) 《廣韻》入聲全濁聲母派入上聲：

- ① 魚模韻入聲作上聲「暴」/p'u/：《廣韻》屋韻蒲木切。
- ② 齊微韻入聲作上聲「璧」/pi/：《廣韻》錫韻扶歷切。
- ③ 齊微韻入聲作上聲「覲」/xi/：《廣韻》錫韻胡狄切。
- ④ 齊微韻入聲作上聲「滌剔錫」/t'i/：滌，《廣韻》錫韻徒歷切。

入聲定母，亦不應與透母「剔錫」同一小韻。¹¹⁴

¹¹² 楊耐思，《中原音韻音系》，頁 50。

¹¹³ 甯繼福，《中原音韻表稿》，對入派三聲不合規律者，各有舉例。頁 171。

¹¹⁴ 張玉來、耿軍校，《中原音韻校本——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校本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

⑤歌戈韻入聲作上聲「跋」/puɔ/：《廣韻》末韻蒲撥切。

⑥車遮韻入聲作上聲「澈」/tɕʰiɛ/：《廣韻》薛韻直列切。

(4)《廣韻》入聲全濁聲母派入去聲：如齊微韻入聲作去聲「劇」/ki/，《廣韻》陌韻奇逆切。

(5)《廣韻》次清聲母派入上聲：如歌戈韻入聲作上聲「抹」/muɔ/，《廣韻》末韻莫撥切。

以上規律與不合規律的音變，皆是古讀變化為今讀的現象。眾所熟知，北曲曲牌各有規定的平仄格律，末句亦有規範收煞的聲調，如〈作詞十法·末句〉云：「某調末句是平煞、某調末句是上煞、某調末句是去煞。」¹¹⁵ 因此韻譜凡古讀變化為今讀之字，對北曲倚聲填詞，具有重要意義。

(二) 依邊傍字音——字形類化音變

漢語語音的演變，有時不是由「音」本身所引發，而是受字「形」類似的影響，稱之為「字形類化音變」。竺家寧〈宋代語音的類化現象〉考述這種「類化作用」在宋代《明本排字九經直音》已經存在，可分為兩類：其一為直接的類化，原本不同音的兩字，由於具有相同的聲符，而變為同音。其二為間接的類化，某字受另外一些字的影響而改變了音讀，而這些字在字形上總有一些關聯。¹¹⁶ 這些類化字有共同特點，其音讀皆於古無據，亦即無法在古代韻書中找到這個音讀的反切；而所改變的音讀，或與其偏旁相似，或與其同偏旁的字相似。¹¹⁷ 作為元曲韻書，周德清不止認同類化音變，並且視為四海之人所

年)，頁 22。

¹¹⁵ [元]周德清，《中原音韻》，頁 237。

¹¹⁶ 竺家寧，〈宋代語音的類化現象〉，《淡江學報》第 22 期（1985 年 3 月），頁 57-65。

¹¹⁷ 竺家寧，〈漢語音變的特殊類型〉，《學粹》第 16 卷第 1 期（1974 年 3 月），頁 21-24。

同，〈起例〉之十九曰：

「歡娛」之「娛」〔《廣韻》音愚〕，四海之人皆讀為「吳」。
「提撕」之「撕」，〔《廣韻》音西〕，四海之人皆讀為「斯」。
有誚之者，謂讀白字，依其邊傍字音也。「犁牛之子騂且角」
之「騂」字，〔《廣韻》息營切，音星〕而讀為「辛」，卻依其邊
傍字音。誚之者而不誚之，蓋知其彼之誤而不知此之謬。前輩
編字，有云「日月眾形，江河諧聲，止戈為武」，如此取義，
「娛、撕」二字依傍有「吳、斯」讀之，又何害於義理，豈不
長於傍是「辛」而讀為「星」字之音乎？¹¹⁸

六書中有「形聲」字，所謂「以事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、河是也」。漢語形聲字似乎提供有邊讀邊、積非成是之途。周德清舉例「娛、撕」二字，認同四海之人依邊旁而讀，不宜以《廣韻》為據。「歡娛」之「娛」，四海之人皆讀「吳」/u/。吳，《廣韻》模韻五乎切。娛，《廣韻》有虞韻遇俱切、暮韻五故切，二讀雖然有別，但同為「娛樂」之義。可知《廣韻》「娛／吳」讀音不同。周德清主張不從《廣韻》遇俱切讀「愚」/iu/，當從四海之音讀「吳」，故收入魚模韻陽平，置於「吾」小韻之下。依周德清之意，元曲唱念自當依四海之音。用於創作，「娛」字當與魚模韻叶韻；用於唱念，「娛」字讀為「吳」，不讀「愚」。臧懋循不認同「娛」音「吳」。如關漢卿《魯齋郎》第三折【耍孩兒】：「我從今萬事不關心，還戀甚衾枕歡娛？」臧懋循音釋：「娛，音余。」¹¹⁹此外，王文璧《重訂中原音韻》將「娛」字收錄魚模韻陽平，二讀並存，意義相同：（1）王姑切「樂也。又音于。」（2）「移居切，懽娛。又音吾」。娛音吾，與《中原音韻》相同；娛音于，視為增補字。王文璧兼存二讀，顯然也不全然認同「娛」

¹¹⁸ 〔元〕周德清，《中原音韻》，頁213。

¹¹⁹ 〔明〕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2，頁852-853。

音「吳」。

再論「撕」字，四海之人皆讀為「斯」。斯，《廣韻》支韻息移切「此也」。撕，《廣韻》齊韻先稽切「提撕」。可知《廣韻》「撕／斯」音異。《集韻》又支韻相支切有「斯撕所」，注云：「《說文》：析也，引詩『斧以斯之』。或从手，曰作所斯。一曰此也。」考《詩經·大雅·抑》：「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」《毛詩注疏》：「我非但對面語之，親提撕其耳。……撕音西。」¹²⁰ 可知古籍注疏，提撕之「撕」，仍據《廣韻》先稽切。周德清認為「撕」當從四海之人依邊傍讀「斯」/si/，源自《集韻》相支切，故韻譜收入支思韻陰平「斯」小韻。王文璧《重訂中原音韻》不認同周德清，仍收入齊微韻「西」小韻，注曰「提撕」。

周德清再以「駢」字類比，有人依其邊傍讀「辛」/sian/。周德清卻認為此非四海同音，應當根據《廣韻》「息營切」，音「星」/sian/。故韻譜收入庚青韻，不收入真文韻。周德清借重《說文》六書義理，如「江」從工聲，「河」從可聲。推理「娛、撕」二字，從偏旁讀「吳、斯」，並不違背六書造字之原理，但卻不認同「駢」讀「辛」。可知其對其所謂「四海同音」之認定有相當的主觀性，對於類化音變的字，認同態度不一。雖然字形類化音變，造成積非成是，然「娛」音「吳」、「撕」音「斯」，並歸於四海同音，實有待商榷。〈起例〉提出「依邊傍字音」，檢視韻譜亦有照應，舉例說明如下。

1. 歌戈韻陰平小韻「莎簑唆梭娑挲」/suo/。唆，《廣韻》未收。《集韻》有二讀：（1）僊韻遵全切「闕。人名，漢有魯文王唆」。（2）稕韻祖峻切「視也」。《中原音韻》與《集韻》讀音無涉。考从「爿」之字，有入歌戈韻者，如「梭、唆」，《廣韻》亦同在戈韻。唆字當據「爿」聲。北曲、南曲皆以「唆」字與歌戈叶韻，而取《集韻》「視」

¹²⁰ 〔漢〕毛亨傳，〔漢〕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正義，〔唐〕陸德明音義，《毛詩注疏》，卷25，頁821-822。

義，北曲如賈仲明《荊楚臣重對玉梳記》第二折【正宮·醉太平】：「你與我打睨，有甚不瞧科？恰便似告水災今歲淹了田禾，怎覷那王留般做作。你去顧前程這搭兒休超垛，識吊頭打鬧裏疾趨過，剗地你拽大拳人面前逞嘍囉，請起來波小哥。」¹²¹ 南曲如湯顯祖《牡丹亭》第二十六齣〈玩真〉【黃鶯兒】：「空影落纖娥，動春蕉散綺羅。春心只在眉間鎖，春山翠拖，春煙淡和。相看四目誰輕可！恁橫波，來迴顧影，不住的眼兒睺。」¹²²

2. 皆來韻陰平小韻「台胎駘哈郃」/t'ai/。哈，《廣韻》哈韻呼來切「笑也」。《廣韻》讀曉母，非此音所本。王文璧《重訂中原音韻》皆來韻陰平：「哈，他來切，笑聲。」元曲使用「哈」字，如張國賓（生卒年不詳）《合汗衫》第三折【中呂·普天樂】：「聽言罷不覺笑哈哈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哈，海平聲。」又鄭光祖《傷梅香》第四折押皆來韻，【雙調·滴滴金】：「我為甚的喜笑哈哈」，臧懋循音釋：「哈，音台。」¹²³ 這兩個曲例的「哈」字有兩讀，分別與《廣韻》、《中原音韻》相同。收入皆來韻讀/t'ai/，或因「哈」字偏旁从「台」之故。

3. 皆來韻入聲作上聲小韻「策冊柵測跚」/tʂ'ai/。跚，《廣韻》寒韻蘇干切「蹢跚，跛行兒」，見寒山韻讀陰平/san/。《重訂中原音韻》注云：「叶釵上聲。或曰蹢也。」元曲多用「跚馬兒」一詞（或作「躡馬兒」），元明戲曲舞台上使用竹馬，演員扮演兵將騎竹馬走陣勢。後改用手持馬鞭，表示騎馬。如關漢卿《狀元堂陳母教子》第二折「王拱辰跚馬兒領祗候上」。跚，同今「踩」字。¹²⁴ 跚馬兒，義為「騎馬」，形容戲曲舞台躍馬揚鞭的動作。「跚」字，或假借為「踩」字，為「踏」

¹²¹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8，頁5582-5583。

¹²² 〔明〕湯顯祖著，邵海清校注，《牡丹亭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190。

¹²³ 〔明〕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1，頁131、135；冊3，頁1169、1171。

¹²⁴ 顧學頤、王學奇，《元曲釋詞》，冊3，頁283。

義。如關漢卿《錢大尹智勘緋衣夢》第二折【南呂·四塊玉】：「則我這繡鞋兒莫不跚著那青苔溜？」又第二折：「（淨官人云）小官身姓賈，房上去跑馬。聘胖響一聲，跚破一路瓦。」¹²⁵《中原音韻》「跚」字讀/tʂ'ai/，疑从「冊」讀，亦是從邊傍取音。冊，《廣韻》麥韻楚革切。與「冊」同音之「策冊冊」，《中原音韻》均入皆來韻入聲作上聲。

4. 家麻韻上聲小韻「馬媽」/ma/。¹²⁶ 馬，《廣韻》馬韻莫下切「《說文》曰：怒也，武也，象頭髦尾四足之形。」媽，《廣韻》姥韻莫補切「母也」。媽音「姥」，不當在此。張自烈（1597-1673）《正字通》：「舊註莫補切，音母。……今俗讀若馬平聲，稱母曰媽。」¹²⁷ 據此，「媽」字俗讀平聲；《中原音韻》讀上聲，疑係从「馬」聲讀。如：（1）王惲（1227-1304）〈壽李夫人〉【越調·小桃紅】：「小園不惜買花錢，妝點蟠桃宴。傳語風光莫流轉，百來年，人生幾度春風面？細思誰似，君家阿媽，康健地行仙。」¹²⁸ 第七句「君家阿媽」作「十平十厶」（厶表宜去可上）。（2）喬吉〈雜情〉【南呂·梁州】前二句：「堪笑這沒分曉的媽媽，則抱得不啼哭娃娃。」¹²⁹ 此曲押家麻韻，第一句後四字「沒分曉的媽媽」作「十平厶幸」（幸表宜上可平）。（3）關漢卿《金線池》楔子【仙呂】【端正好·幺篇】：「既不呵，那一片俏心腸，那裏每堪分付？那蘇小卿不辨賢愚，比如我五十年不見雙通叔。〔休道是蘇媽媽，也不是醉驢驢。我是他親生的女，又不是買來的奴，遮莫拷的我皮

¹²⁵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1，頁238、241。

¹²⁶ 「馬」字，甯繼福原擬音合口。據《韻鏡》，馬韻唇音屬二等開口；據《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》，假攝馬韻亦為二等開口，故應擬音開口。〈起例〉之二十一：「馬有麼」，即是辨明開口、合口之別。〔宋〕無名氏著，龍宇純，《韻鏡校注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0年），頁214-215；〔元〕劉鑑，《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238，頁863。

¹²⁷ 〔明〕張自烈，《正字通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冊197，頁73。

¹²⁸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10，頁7193。

¹²⁹ 同前註，卷6，頁4414。

肉爛，煉的我骨髓枯。〕我怎肯跟將那販茶的馮魁去！」¹³⁰ 第五句是增句，「蘇媽媽」作「十十仄」。以上三例，不論「媽」字是否為韻腳，皆可判斷讀上聲。

上述這類常見卻異於《廣韻》的字音，多是從邊傍而讀，儼然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語音，周德清卻以四海之人的讀音，認同其屬中原正音。

（三）方言俗字之音讀

字形類化音變於古無據，方言俗字之音讀亦於韻書無所考。韻譜收錄的一些字，僅有一讀，有的見於《廣韻》《集韻》，卻非該字音讀所本；有的未見於《廣韻》《集韻》，或為當時的方言俗字。以下分別舉例。

1. 異於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之音讀

（1）車遮韻陽平「徠」/liue/，楊耐思擬音開口/liɛ/。徠同「徠」。徠，《廣韻》之韻里之切「徠來，見楚詞」。《集韻》哈韻郎才切「玄孫之子為徠孫」。徠，《廣韻》有二讀：①哈韻落哀切「還也」。②代韻洛代切「勞也」。可知「徠、徠」二字，《廣韻》音義皆非此音所本。《重訂中原音韻》作「徠」，注云：「郎爹切，又離靴切。就也，還也。」王文璧釋義又與現存元曲語意不同。《元曲釋詞》云：「徠」有二義。其一，徠，或作「徠」，用於句中或句尾之助詞，只起音節作用，無義。其二，元雜劇扮演男女小孩角色，稱曰：「徠兒」、「徠兒」或「徠人」。始見於金院本名目，如「酸賣徠」。¹³¹ 元曲作「孩童」義，或取義《集韻》「徠孫」，則當讀陽平，音「來」，入皆來韻。元曲除「徠兒」，亦常見「不徠」，即「不刺」。不徠用作助詞，表轉接語氣，如

¹³⁰ 同前註，卷1，頁141。

¹³¹ 顧學頤、王學奇，《元曲釋詞》，冊2，頁304-306。

石君寶（1191-1276）《秋胡戲妻》第四折【雙調·川撥棹】：「那佳人可承當？不俵我提籃去采桑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俵，離靴切」。不俵亦可表順連上句，並加強下文語氣。如秦簡夫（生卒年不詳）《東堂老》第一折【仙呂·鵲踏枝】：「不離了舞榭歌臺，不俵更那月夕花朝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俵，郎爹切。」¹³²

（2）監咸韻上聲「俺」/iam/。《廣韻》有二讀：①豔韻於驗切「大也」。②梵韻於劍切「大也」。《集韻》豔韻於膽切。《康熙字典》注云：「我也。北人稱我曰俺。」張自烈《正字通》：「舊註安敢切，諳上聲，我也。又於劍切，音厭，大也。按《說文》俺訓大。……北方讀阿罕切，安上聲。凡稱我，通曰：俺，俗音也。」¹³³《廣韻》兩讀同去聲，義並為「大」，音義皆非《中原音韻》「俺」所本。元曲「俺」字，大抵取「我」義，不取「大」義。據《正字通》，源出俗語，其「安敢切」當屬影母一等上聲。其異讀「阿罕切、安上聲」者，則方言 -m 尾併入 -n 尾之故；亦同屬上聲一等。但《集韻》於膽切與於驗切音同，據《康熙字典》所引，則「我」作「俺」義，北方有讀為三等去聲者。甯繼福擬音上聲/iam/，或有取於此。訥菴本校勘記說，「俺」、「搯」兩小韻重出，《韻學集成》注：「《中原雅音》女敢切，我也。」據此「俺」或當讀/nam/，而「搯」或當讀/am/。但本韻韻末又有「臙」，也當讀/nam/，於是「臙」、「俺」又重出。「臙」在韻末，或為後加。影母洪音字於消失喉部塞音而為零聲母之後，北方方言有轉以他音如 n-、ŋ-、y- 之類代償者，或即《中原雅音》女敢切之所由。呂叔湘說，「俺」為「我」加 -m 尾之表音字。¹³⁴「我」本疑母，則其聲母當先

¹³² [明]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2，頁554、556；冊1，頁213、215。

¹³³ [明]張自烈，《正字通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臺南：莊嚴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冊197，頁193。

¹³⁴ 呂叔湘，〈釋您、俺、咱、噉，附論們字〉，《呂叔湘全集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卷1，頁1-35。

與影母合流為零聲母，故得與影母同聲。其後於部份方言之中，復又衍生代償性之聲母，即「 η -> $\emptyset$ -> n -」，故得以「女敢」作切。

(3) 皆來韻陽平小韻「駮皚」/ai/。駮，異體字作「獸」。駮，《廣韻》有二讀：①止韻牀史切「趨行兒。〈西京賦〉曰：羣獸駮駮。」②駮韻五駮切「癡也」。《廣韻》二讀為上聲，非此音所本。駮作「癡」義，《洪武正韻》以前韻書皆讀上聲。讀平聲，疑是《廣韻》以後的方音。《重訂中原音韻》有二讀：①皆來韻陽平「魚開切，痴愚不知也。又馬行疾速也。」②皆來韻上聲「阿海切，痴也」。元曲「駮」字，多為「痴愚」之義，如無名氏《陳州糶米》第四折【雙調·雁兒落】：「難道你王粉頭直恁駮，偏不知包待制多謀策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駮，魚開切。」又馬致遠《黃梁夢》第二折【商調·醋葫蘆·幺篇】：「問甚你夫妻好共歹，覷孩兒瘦更駮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駮，音諧。」¹³⁵ 印證「駮」字讀陽平。又《說文》：「駮，馬行伉伉也。」本義為馬行疾兒，據止韻牀史切讀「侯」。其駮韻五駮切一讀，據《玉篇》：「疾，五才切，癡疾。本又作獸。」¹³⁶ 則「駮」當是「疾」之假借。獸，為其異體字。

2.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未收之音讀

(1) 家麻韻陽平「咱」/tsa/。韓道昭（生卒年不詳）、韓孝彥（生卒年不詳）《四聲篇海》：「子葛切，俗稱自己為咱。」¹³⁷ 梅膺祚（生卒年不詳）《字彙》：「咱，莊家切，鮓平聲，我也。」¹³⁸ 張自烈《正字通》：「咱，莊家切，音查。北音呼我曰咱。《中州音韻》茲沙切，

¹³⁵ [明]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1，頁51-52；冊2，頁783、786。

¹³⁶ [南朝梁]顧野王撰，《玉篇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224，卷11，頁101。

¹³⁷ [金]韓孝彥、[金]韓道昭著，[明]釋文儒、[明]思遠、[明]文通刪補，《成化丁亥重刊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冊229，頁283。

¹³⁸ [明]梅膺祚，《字彙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74。

與『俺』音別義同。」¹³⁹ 呂叔湘說，「咱」為「自家」之合音。咱，高氏字典作/tsât/，疑從《篇海》「子葛切」。宋詞元曲用例，應讀平聲/tsa/。¹⁴⁰ 根據《正字通》「咱音查」，然《中原音韻》「咱、查」二字聲調不同。又〈起例〉之二十一「查有咱」，可知二字聲母亦有別。「咱」字合音，蓋取「自」之聲母與「家」之韻母而成。其聲調之長短疾徐，方音容有不同。或讀入聲或讀陰平，似無絕對差異。元曲常用「咱」字，如關漢卿〈題情〉【仙呂·一半兒】：「多情多緒小冤家，迤逗的人來憔悴煞。說來的話先瞞過咱，怎知他，一半兒真實一半兒假。」¹⁴¹ 此曲押家麻韻，「咱」字譜律平上不拘，¹⁴² 當讀平聲。

(2) 監咸韻陽平「咱」/tsam/。咱，《廣韻》未收。《集韻》感韻子感切「咱咱，味也。」徐渭《南詞敘錄》云：「『咱們』二字，合呼為咱。」¹⁴³ 梅膺祚《字彙》「祖含切，咎平聲。俗云：我也」。¹⁴⁴《康熙字典》注云：「北音咱本讀上聲。《字彙》誤。」呂叔湘說，「咱」為「咱每」之合音字。咱，《集韻》子感切，借為「咱每」之合音字，吻合無間。¹⁴⁵ 以上文獻說明「咱」字合音，蓋於「咱」音後綴以「每（們）」之聲母而成。¹⁴⁶ 金元口語變為 -m 收尾，其聲調之長短疾徐，方音容有不同。或讀上聲或讀陰平，或如《中原音韻》讀陽平，似無絕對差異。《元曲釋詞》云：咱家、咱家，即自家，「家」為人稱語尾助詞，無義。元曲中「咱、咱」通用，或單用「咱、咱」，或用「咱

¹³⁹ [明]張自烈，《正字通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冊197，頁294。

¹⁴⁰ 呂叔湘，〈釋您、俺、咱、咱，附論們字〉，頁1-35。

¹⁴¹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1，頁675。

¹⁴² 鄭騫，《北曲新譜》，卷3，頁103-104。

¹⁴³ [明]徐渭，《南詞敘錄》，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，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，冊3，頁250。

¹⁴⁴ [明]梅膺祚，《字彙》，頁78。

¹⁴⁵ 呂叔湘，〈釋您、俺、咱、咱，附論們字〉，頁1-35。

¹⁴⁶ 「們」字，《集韻》恨韻莫困切：「們渾，肥滿兒。」

家、咱家」。¹⁴⁷ 如白樸《牆頭馬上》第一折：「咱兩個去後花園內看一看來。」¹⁴⁸ 又如賈仲明《荊楚臣重對玉梳記》第一折【仙呂·油葫蘆】首二句：「覷了這惜玉憐香心上人，教咱家情越親。」¹⁴⁹

(3) 侵尋韻上聲「您」/niəm/。吳任臣《字彙補》：「女禁切，音恁。《中原音韻》與『你』同義。」¹⁵⁰ 呂叔湘說，「您」為「你」加 -m 尾的表音字，其音大致為/nim/。又金元作品既有以「恁」代「您」之例，字音應相同。¹⁵¹ 恁，《廣韻》寢韻如甚切。金元時代口語中，可能變為/nim/。今之方言多藉「您」以示恭敬。」¹⁵² 元曲用「您」字為韻腳，如陸登善（生卒年不詳）〈悔悟〉【南呂·尾】套數：「眠花臥柳性全禁，惜玉憐香心再不侵。假若普救寺麗春園待則甚？自今，自今，把這俏倬家風脫與您。」¹⁵³ 此曲押侵尋韻，末句韻腳「您」字，上聲收煞。

(4) 車遮韻陽平小韻「爺耶瑯鄧呆」/ie/。或云「呆」同「獸」。獸，《廣韻》哈韻五來切「獸癡，象犬小時未有分別」。非此音所本。梅膺祚《字彙》：「呆，古『某』字。今俗以為癡『獸』字，誤。」¹⁵⁴ 《中原音韻》「呆」字僅有一讀，《重訂中原音韻》注：「呆，移遮切，癡呆。」楊耐思、藍立冀考察元曲「呆」字與兩個韻部押韻。①叶車遮韻為常見。如白樸《裴少俊牆頭馬上》第三折【雙調·甜水令】：「他須是你裴家枝葉，孩兒也啼哭的似癡呆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呆，音爺。」

¹⁴⁷ 顧學頤、王學奇，《元曲釋詞》，冊4，頁315-316。

¹⁴⁸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2，頁739。

¹⁴⁹ 同前註，卷8，頁5574。

¹⁵⁰ [清]吳任臣，《字彙補》，頁528。

¹⁵¹ 《中原音韻》「您」讀上聲/niəm/；「恁」字屬侵尋韻去聲/iam/，為零聲母。故「您、恁」字音不相同。

¹⁵² 呂叔湘，〈釋您、俺、咱、咱，附論們字〉，頁1-35。

¹⁵³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7，頁4683。

¹⁵⁴ [明]梅膺祚，《字彙》，頁207。

¹⁵⁵（筆者按：爺，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未收，《玉篇》「以遮切」。）從字音上說，「呆」字的音韻地位相當於「以遮切」。從字義上說，元曲中的「呆」作「痴愚」義，形容詞，一般作調語。又常與「癡」字連用，構成「癡呆」一詞。《中原音韻》「呆」字與「爺」等同小韻，於古音無證，字書、韻書未見著錄，現代方言亦無從查考，當為元曲所特有。②叶皆來韻為少見，亦作「癡愚」義，當是「猷」的俗字。現代普通話「呆板」，呆音/ái/，即承繼此音。如張國寶《相國寺公孫合汗衫》第三折【中呂·上小樓·幺篇】：「我好呆，也合該，十分寧奈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呆，音諧」。¹⁵⁶而「諧」，《廣韻》皆韻戶皆切；《中原音韻》「諧」與「鞋」同小韻，讀陽平/xiai/，與「猷」不相類，臧氏音「諧」，不知何故。¹⁵⁷「呆」字叶入車遮韻，如白樸《牆頭馬上》第三折【雙調·梅花酒】：「他毒腸狠切，丈夫又軟揣些些，相公又惡嗽嗽乖劣，夫人又叫丫丫似蠍蜚。你不去望夫石上變化身，築墳臺上立個碑碣。待教我謾懨懨，愁萬縷，悶千疊。心似醉，意如呆；眼似瞎，手如癢；輕拈掇，慢拿捻。」¹⁵⁸又「呆」字叶入皆來韻之曲例，如張國寶《合汗衫》第三折【中呂·上小樓·幺篇】：「您兩個恰便似一個印盒，印盒裏脫將下來。您兩個都一般容顏，一般模樣，一般個身材。我好呆，也合該，十分寧奈。我老漢可便眼昏花錯認了你個相公休怪。」¹⁵⁹

（5）監咸韻陰平小韻「訖嘶」/tɕam/。張自烈《正字通》：「噴，舊註與讚同。《通雅》曰：『周密云：俗以人言煩數曰嘶。』蓋噴也，音贊。《荀子》：『問一而告二謂之噴。』楊倞注：『噴即讚字，謂以言

¹⁵⁵ 〔明〕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卷1，頁343-344。

¹⁵⁶ 同前註，卷1，頁133、135。

¹⁵⁷ 楊耐思、藍立冀，〈元曲裡的「呆」字〉，收入楊耐思著，《近代漢語通論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7年），頁264-271。

¹⁵⁸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2，頁756。

¹⁵⁹ 同前註，卷5，頁3007。

強贊助之。』余以从口从言，本通。嘶乃僂言之聲也。』¹⁶⁰ 則《正字通》實以「噴、嘶」為二字。噴，《廣韻》翰韻祖贊切「譏噴，嘲也」。噴讀去聲，不當在此。元曲使用「嘶」字，如喬吉〈賦所感〉【中呂·朝天子】：「翠衫，玉簪，脂唇小櫻桃淡。多情多緒眼腦饒，誰敢去胡搖撼？冷諢先嘶，呆科先探，小心兒真個敢。為俺，大膽，我倒有三分慘。」¹⁶¹ 此曲押監咸韻，第六句「冷諢先嘶」作「十仄平平」，故「嘶」當讀平聲。意謂先以冷諢之語頻頻逗引，與俗言「人言煩數」之義相符。

(6) 廉纖韻陰平小韻「攸攸」/xiem/。梅膺祚《字彙》：「攸，虛嚴切，險平聲。《方言》：『青、齊呼意所好為攸。』」¹⁶² 張自烈《正字通》：「虛焉切，險平聲。《篇海》：『青、齊呼意所好為攸；又貪欲亦曰攸。』」¹⁶³ 按：《廣韻》「焉」以 -n 收尾。「嚴、險」以 -m 收尾。「虛焉切」而讀為「險」平聲，當係 -m 已變為 -n 尾之故。《中原音韻》-m、-n 有別，故「焉」在先天韻，而「嚴、險、攸」在廉纖韻。又據《漢語大詞典》，「攸」字有牽掛、思念之義。如曾瑞〈嘆世〉【雙調·攪箏琶】：「君休欠，何故苦厭厭。月滿還虧，杯盈自灑。榮貴路，景稠粘。沾惹情攸，把穿。絕業貫休再添，徒爾趨炎。」¹⁶⁴ 此曲押廉纖韻，第七句「沾惹情攸」，格律「十仄平平」，則「攸」字當讀平聲。

(7) 真文韻陰平根/xən/。章黼（生卒年不詳）《重訂直音篇》：「根，音銀。《中原雅音》休根切。」¹⁶⁵ 當據此讀。《重訂中原音韻》有二讀：①真文韻陰平「可根切，怒兒。」②侵尋韻陽平「呵金切」。

¹⁶⁰ [明]張自烈，《正字通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冊197，頁322。

¹⁶¹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6，頁4327。

¹⁶² [明]梅膺祚，《字彙》，頁155。

¹⁶³ [明]張自烈，《正字通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冊198，頁506。

¹⁶⁴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6，頁4167。

¹⁶⁵ [明]章黼著，[明]吳道長重訂，《重訂直音篇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冊231，頁42。

《漢語大詞典》有二讀：①讀上聲/hen/，猶「狠」，凶惡、殘忍。又猶「很」，表示程度深。②讀陽平/gen/，有趣、滑稽。考「很」字，《廣韻》很韻胡懇切「很戾也，俗作狠」。可知「很、狠」同字。元曲使用「很」字，如張國賓《薛仁貴榮歸故里》第二折【商調·醋葫蘆】：「則見他惡很很的公吏兩邊排，則除是南海救苦難觀自在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很，狠平聲。」¹⁶⁶ 取《廣韻》「狠戾」之義。又如劉庭信（生卒年不詳）〈戒嫖蕩〉【越調·寨兒令】首二句：「撇丁威凜凜，鴛兒惡很很。」¹⁶⁷ 又如武漢臣（生卒年不詳）《老生兒》第四折【雙調·碧玉簫】末四句：「你若是放這兩個人，躑著我正堂門，我敢很，我便拷你娘麼那三十棍。」¹⁶⁸ 兩個「很」字，格律皆平聲。可證元曲「很」字讀平聲，不讀上聲，或為方言俗音。

（8）「溺」與「尿」之別：溺，見蕭豪韻去聲/niau/。「溺」同「尿」。尿，《廣韻》嘯韻奴弔切「小便也，或作溺」。溺，《廣韻》有二讀：①藥韻而灼切「水名」。②錫韻奴歷切「溺水，古作休。」《廣韻》二讀皆非此音之所本，當據「尿」字奴弔切。〈畧舉釋疑字樣〉：「溺〔奴料切，尿也。沛公溺儒冠〕。」可知「溺」字當據奴弔切（同奴料切）讀/niau/。又，齊微韻陰平小韻「雖萎綏睢尿」/sui/。尿，《廣韻》為泥母，非此音之所本。《漢語大詞典》引《六書故》「息遺切」，今讀為陰平/sui/。又引《說文》：「尿，人小便也。」徐灝（生卒年不詳）箋：「俗語尿，息遺切，讀若綏。」綏，今讀陰平/sui/。則尿音綏，或為當時方音。如高茂卿（生卒年不詳）《翠紅鄉兒女兩團圓》第二折：「百忙裏溺我一身尿。」臧懋循音釋：「溺，奴吊切。」¹⁶⁹

（9）江陽韻上聲小韻「響蠻享響夯」/xian/。夯，《廣韻》未收。

¹⁶⁶ [明]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1，頁324-325。

¹⁶⁷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11，頁8361。

¹⁶⁸ 同前註，卷4，頁2217。

¹⁶⁹ [明]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2，頁461、467。

梅膺祚《字彙》：「呼朗切，壑上聲，大用力以肩舉物。」按：「夯」字屬三等韻；「呼朗切」為一等韻，非此音之所本。元曲多用「氣夯」一詞，如鄭光祖《王粲登樓》第四折【雙調·喬牌兒】：「不由我肚兒裏氣夯，他有甚臉來俺門上。他是舉韓侯三薦的蕭丞相，往日的情我和他今日講。」¹⁷⁰ 此折押江陽韻，首句末字宜上可平，則氣夯之「夯」宜讀上聲，脹滿、鼓脹之義，或為當時方音俗義。

(10) 庚青韻去聲小韻「掙掙」/tʂəŋ/。掙，《廣韻》未收，《集韻》耕韻初耕切「《博雅》：刺也」。梅膺祚《字彙》：「抽庚切，音撐，刺也。又側迸切，音諍。《中原雅音》掙剉也。」按：《集韻》「掙」字音義，非此音之所本。當據《字彙》側迸切讀去聲/tʂəŋ/。元曲中使用「掙」字去聲，奮力獲取之義，或為當時方音俗義。如楊景賢（生卒年不詳）《西遊記》第五本第十七折〈女王逼配〉【仙呂·寄生草】：「豬八戒吁吁喘，沙和尚悄悄聲。上面的緊緊往前掙，下面的款款將腰肢應。我端詳了半晌空候幸，他兩個忙將黑物入火爐，我則索閑騎白馬敲金鐙。」¹⁷¹ 此曲押庚青韻，第三句韻腳「掙」字宜去可上，當讀去聲。

(11) 真文韻去聲「遶倂」/puən/：遶同「奔」。然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有「奔」字，未收「遶」字。奔，《廣韻》恩韻甫悶切，據此讀去聲/puən/。《重訂中原音韻》真文韻去聲邦悶切「遶倂奔」，其「遶」字注曰：「疾走。」梅膺祚《字彙》：「遶，逋悶切，奔去聲，奔走也。」¹⁷² 張自烈《正字通》：「遶，逋悶切，奔去聲，疾走。按：疾走，義同奔，奔亦有去聲，俗作遶。」¹⁷³ 北曲使用「遶」字，如王子一（生卒年不詳）《誤入桃源》第三折【中呂·尾煞】：「折末你遶關山千百重，

¹⁷⁰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6，頁3799。

¹⁷¹ 同前註，卷7，頁5315。

¹⁷² 〔明〕梅膺祚，《字彙》，頁489。

¹⁷³ 〔明〕張自烈，《正字通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冊198，頁486。

進程途一萬里。我則怕春光去了難尋覓。趁著這幾瓣桃花半溪水。」¹⁷⁴

《漢語大詞典》注云：遶同奔，去聲，「投向、掙扎」之義。如關漢卿《救風塵》第三折【正宮·小梁州·幺篇】：「我假意兒瞞，虛科兒噴，著這廝有家難遶，你試看咱風月救風塵。」¹⁷⁵ 故「遶」同「奔」，讀去聲/puən/。

同小韻中的「倂」字，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未收。吳任臣《字彙補》：「倂，幫登切，音奔。那顏倂盞，元將名。」¹⁷⁶ 據《字彙補》，則「倂」讀平聲，非此音所本。《元曲釋詞》云：「『坌倂倂倂』，均係『笨』的同音借用字。」如《詞林摘豔》無名氏散套【中呂·粉蝶兒】：「惜性命粧些龔踈蠢倂」。¹⁷⁷

(12) 寒山韻陰平「趲」/tʃan/：《廣韻》未收。吳任臣《字彙補》：「趲，之山切，音沾。」¹⁷⁸ 據《漢語大詞典》，「趲」字有離開、散去之義，如王實甫（約 1260-約 1336）《西廂記》第三本第二折【中呂·小樓·幺篇】：「從今後相會少，見面難。月暗西廂，鳳去秦樓，雲斂巫山。你也趲，我也趲。請先生休訕，早尋個酒闌人散。」¹⁷⁹ 又有跳躍之義，如無名氏〈拘刷行院〉【般涉調·耍孩兒·尾】：「老卜兒藉不得板一味地趲，狠搯丁夾著鑼則顧得走。也不是沿村串疇鑽山獸，則是暗氣吞聲喪家狗。」¹⁸⁰

(13) 廉纖韻陰平「拈」/tiem/：拈同「戔」。拈，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未收。梅膺祚《字彙》：「拈，丁廉切，點平聲。手拈也。」¹⁸¹《康

¹⁷⁴ [明]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冊 4，頁 1364。

¹⁷⁵ 同前註，冊 1，頁 202。

¹⁷⁶ [清]吳任臣，《字彙補》，頁 462。

¹⁷⁷ 顧學頤、王學奇，《元曲釋詞》，冊 1，頁 99。

¹⁷⁸ [清]吳任臣，《字彙補》，頁 671。

¹⁷⁹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 3，頁 2031。

¹⁸⁰ 同前註，卷 12，頁 9020。

¹⁸¹ [明]梅膺祚，《字彙》，頁 178。

熙字典》注云：「《集韻》以手稱物曰：戛搯，戛音丁兼切。或作拈。此改為拈，俗字，無攷。」戛，《廣韻》添韻丁兼切「戛戛稱量」。如喬吉〈為友人作〉【雙調·水仙子】：「滿腔子苦恨病相兼，一肚皮離情沉點點。豫章城開了座相思店，悶勾肆兒逐日添。愁行貨頓塌在眉尖。稅錢比茶船上欠，斤兩去等秤上拈，吃緊的曆冊般拘鈐。」¹⁸² 此曲押廉纖韻，「斤兩去等秤上拈」譜律「十仄平」。¹⁸³ 則「拈」讀平聲，與「戛戛稱量」之義相符，則「戛拈」為正俗字。

元曲雖然有雅有俗，但作為案頭文學，比詩詞更具通俗性；作為場上表演，比詩詞更口語化。因此韻譜著錄方言俗字俗義，完全符合元曲之為俗文學的本色。特別要釐清的是，周德清批駁〈起例〉之二十一羅列「諸方語之病」，尤其指搬演唱念宋元南戲的吳方言，¹⁸⁴ 卻將上述的方言俗字標舉為中原正音，可見周德清標舉中原之音為四海同音，可待評議。

四、結論

本文運用〈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〉相關條目和韻譜互涉的文獻，並爬梳韻譜中的異讀、罕見字、難字、方言俗字、音變字等，逐一對照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反切釋義，探討《中原音韻》的「異讀」與「特殊音讀」。周德清要「破」的是動引《廣韻》為證；要「立」的是中原正音。因此考述異讀與特殊音讀，選取的字例大多著眼於中原之音與《廣韻》個別音的差異。本文分別考述異讀與特殊音讀，從而歸納〈起例〉與韻譜共同蘊含四種音讀類型。

（一）古讀：不論異讀或僅有一讀之字，承襲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

¹⁸²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卷6，頁4395。

¹⁸³ 鄭騫，《北曲新譜》，卷12，頁301。

¹⁸⁴ 何大安〈周德清的「正語」之謎〉有精闢詳盡之論述。

而保留相同音類者，謂之「古讀」。異讀之例，如屈原之「屈」／屈伸之「屈」；曾子之「曾」／何曾之「曾」；請求之「請」／朝請之「請」。僅有一讀之例，如東鍾韻上聲「孔」字，據《廣韻》董韻力康董切讀 /k'uŋ/。韻譜中這類承襲古讀的字音，實有大半以上的比例。

(二) 變讀：依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古讀變化後所讀的語音，包括(1)規律的音變，如濁上歸去，濁母清化，入派三聲，平聲分陰、陽等。(2)不合規律的音變，如濁上仍讀上聲，平聲濁母讀陰平，中古流攝部分唇音字讀為魚模韻等。

(三) 新讀：韻譜新著錄的音讀，包括(1)古今並存的異讀，如「入」字，《中原音韻》一讀齊微韻入聲作去聲，音日/tɿ/，據《廣韻》人執切。又讀魚模韻入聲作去聲，音辱/tɿu/，是新著錄的異讀。

(2)「文言音」和「白話音」形成的異讀，指一字兩讀而有系統地見於兩韻者，如「鵬」字，《廣韻》登韻步崩切，僅有一讀。《中原音韻》庚青韻據此讀陽平/p'uəŋ/，是為文言音。又讀見東鍾韻陽平/p'uŋ/，是為白話音。(3)新著錄的一讀，如《廣韻》至韻「鼻」字，齊微韻讀去聲作陽平。

(四) 俗讀：其音讀於古無據者，或依邊旁字音，或為當時俗音通語。包括 1. 依邊傍字音，亦即字形類化音變，如魚模韻「娛」音「吳」。又如歌戈韻陰平「睽」/suɔ/，當據「爰」聲。2. 方言俗字，如齊微韻陰平「尿」字，音「雖」。又如家麻韻陽平「咱」/tsa/。〔金〕韓孝彥、韓道昭《四聲篇海》：「子葛切，俗稱自己為咱。」係取自金元字書的音讀。俗讀最符合北曲之為俗文學的語言特色。

從上述研究成果得知，本文必須同時涵攝異讀與特殊音讀兩方面之考述，才能彰顯周德清標舉「正語之本、變雅之端」的理論。其次，歸納韻譜體現的「異讀、古讀、變讀、新讀、俗讀」等，並非將所有論述視為佐證語音演變的語料；而是因為〈起例〉中，周德清屢次提及「四海同音」一詞，再再揭示中原之音已是當時四海之人的通語。

雖然周德清過度自我標榜《中原音韻》的語音地位，而漢語的世界也尚未實現「四海同音」的理想。正因為周德清批駁「世之泥古非今、不達時變者眾。呼吸之間，動引《廣韻》為證」之現象，觸發筆者具體探索《中原音韻》與《廣韻》個別字的音讀差異，成為本文蘊含的研究動機與旨趣。經由考述，證明韻譜實有相當大的比例是承襲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古讀，周德清真正要強調《中原音韻》某些字的異讀、變讀、新讀、俗讀等，與《廣韻》迥然有別，已然成為當時天下通語。再者，《中原音韻》的性質原是作為元曲押韻與唱念依據，〈起例〉之二十三提及《廣韻》「逐一字調平、上、去、入，必須極力念之，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戲文唱念聲腔。」¹⁸⁵ 南曲戲文四聲分明，北曲入派三聲，周德清編撰《中原音韻》的核心宗旨，正是要彰顯北曲填詞的聲調押韻與唱念呼吸，實與宋元戲文迥異。因此《中原音韻》的異讀與特殊音讀，對掌握北曲的平仄「音律」與詞采「文律」具有規範意義，對伶人唱念具有指標作用。換言之，韻譜中的聲調、韻母與音讀，對作家填曲與伶人度曲，提供創作與唱念之語音圭臬。回歸元曲文本，使韻譜活在戲曲唱念之中，彰顯其生機活潑的語言意義，此乃本文兼以現存元曲為證之故。全文運用六十餘個現存元曲為例，或援引其他文獻佐證該字誦讀音理之所在，乃著意印證韻譜實際運用於北曲格律中的創作。不僅詮釋韻譜中個別字例的文學意義，亦可使韻譜語音與元曲作品形成繫聯。本文熔鑄〈起例〉、韻譜與現存元曲，或可為《中原音韻》論北曲創作與度曲呈現另一種研究視野與成果。

周德清於韻譜首行注曰：「正語之本，變雅之端」，意調中原之音是正聲，堪可辨正與《廣韻》之差異，亦可做為矯正方音之病的根本；也是辨別北曲樂府與宋元戲文等其他腔調劇種戲曲語音差異的依據。其「變雅」有正反涵義，正面意義指通行於天下四海的方音俗義，

¹⁸⁵ 〔元〕周德清，《中原音韻》，頁219。

和「正語」為同義複詞，皆是中原之音的「標準語」。反面意義指周德清亟需辨正的方語之病，以唱念宋元戲文的吳方言為代表。¹⁸⁶ 韻譜中的異讀、古讀、變讀、新讀、俗讀即是通天下之語，是四海之人的正語，也是「變雅之端」的具體字例。因此，韻譜不僅止於北曲押韻之用，更蘊含與《廣韻》不同音讀的面向。宏觀《中原音韻》兩大內容，〈正語作詞起例〉是周德清說明韻譜編撰體例、中原音系及審音辨字、創作北曲之原理原則，從而建構中原之音的正語理論；十九韻譜則是正語理論的實際體現。

（責任校對：廖安婷）

¹⁸⁶ 〈起例〉之二十一條列舉《中原音韻》十九韻中可以對比而顯示其特點的例字，共二百四十一組，以為辨別發音之助，其宗旨就是「正諸方語之病」。

引用書目

一、傳統文獻

- 〔漢〕毛亨傳，〔漢〕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正義，〔唐〕陸德明音義，《毛詩注疏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，冊69。
- 〔漢〕司馬遷著，〔南朝宋〕裴駰集解，〔唐〕司馬貞索隱，〔唐〕張守節正義，《史記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，冊244、246。
- 〔漢〕許慎著，〔宋〕徐鉉增釋，《說文解字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，冊223-224。
- 〔西晉〕杜預注，〔唐〕陸德明音義，《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勘記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。
- 〔東晉〕佛陀跋陀羅著，〔東晉〕法顯譯，《摩訶僧祇律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·律部》，臺北：影印新修大正藏經委員會出版，1988年，冊22。
- 〔南朝宋〕范曄，《後漢書》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年。
- 〔南朝梁〕顧野王，《玉篇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，冊224。
- 〔南朝陳〕徐陵，《玉臺新詠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集部》，臺南：莊嚴出版社，1997年，冊288。
- 〔北魏〕吉迦夜共曇曜譯，《付法藏因緣傳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〔隋〕天台智者大師說，門人灌頂記，《摩訶止觀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·諸宗部》，臺北：影印新修大正藏經委員會出版，1988年，冊46。
- 〔唐〕白居易，《白氏長慶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

- 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，冊1080。
- 〔唐〕柳宗元著，〔宋〕童宗說註釋，〔宋〕張敦頤音辯，〔宋〕潘緯音義，《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年，冊154-155。
- 〔唐〕寒山，《寒山詩》，《四部叢刊·初編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9年，冊102。〔宋〕丁度，《集韻》，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6年。
- 〔宋〕丁度，《集韻》，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6年。
- 〔宋〕無名氏著，龍宇純校注，《韻鏡校注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0年。
- 〔宋〕陳元靚輯，《事林廣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。
- 〔金〕韓孝彥、〔金〕韓道昭撰，〔明〕釋文儒、〔明〕思遠、〔明〕文通刪補，《成化丁亥重刊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冊229。
- 〔元〕周德清輯，〔明〕王文璧增註，〔明〕葉以震校正，《重訂中原音韻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，九思堂藏板。
- 〔元〕周德清，《中原音韻》，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，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，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59年景印瞿氏鐵琴銅劍樓本，冊1。
- 〔元〕周德清編輯，陸志韋、楊耐思校勘，《中原音韻——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8年景印明正統辛酉（1441）訥菴本。
- 〔元〕劉鑑，《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，冊238。
- 〔明〕王驥德，《曲律》，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，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，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59年，冊4。
- 〔明〕朱謀瑋，《水經注箋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7年。
- 〔明〕朱權，《太和正音譜》，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，《中國古典戲

- 曲論著集成》，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59年，冊3。
- 〔明〕郎瑛，《七修類稿》，《筆記小說大觀》，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83年，第33編，冊1。
- 〔明〕徐渭，《南詞敘錄》，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，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，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59年，冊3。
- 〔明〕張自烈，《正字通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臺南：莊嚴出版社，1997年，冊197-198。
- 〔明〕張位，《問奇集》，收入嚴一萍選輯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，冊2。
- 〔明〕梅膺祚，《字彙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〔明〕章黼著，〔明〕吳道長重訂，《重訂直音篇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冊231。
- 〔明〕湯顯祖著，邵海清校注，《牡丹亭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0年。
- 〔明〕臧懋循，《元曲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重排版。
- 〔清〕吳任臣，《字彙補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冊233。
- 〔清〕張玉書等編，《康熙字典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3年。
- 〔清〕曹寅等編，《御定全唐詩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，冊1423-1431。
- 余迺永，《新校互註宋本廣韻（定稿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徐征等主編，《全元曲》，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。

二、近人論著

- 王力，《漢語語音史·元代音系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5年。

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室編，《漢語方言字匯》，北京：文字改革出版社，1989年。

何大安，〈周德清的「正語」之謎〉，收入洪波、吳福祥、孫朝奮編，《慶祝梅祖麟先生八秩華誕學術論文集》，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5年，頁115-127。

李榮，〈論入字的音〉，《語文論衡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，頁107-111。

呂叔湘，〈釋您、俺、咱、咱，附論們字〉，《呂叔湘全集》，卷1，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頁1-35。

金周生，〈元曲「他」字異讀研究〉，《輔仁學誌》第12期，1983年6月，頁1-22。

_____，〈《中原音韻》「鼻」字的音韻來源與音讀〉，收入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編，《聲韻論叢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9年，第8輯，頁321-330。

竺家寧，〈漢語音變的特殊類型〉，《學粹》第16卷第1期，1974年3月，頁21-24。

_____，〈宋代語音的類化現象〉，《淡江學報》第22期，1985年3月，頁57-65。

張清常，〈《中原音韻》新著錄的一些異讀〉，《中國語文》1983年第1期，頁51-56。

張玉來、耿軍校，《中原音韻校本——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校本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。

董同龢，《漢語音韻學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1年6版。

楊耐思，《中原音韻音系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1年。

_____，〈《中原音韻》兩韻並收字讀音考〉，收入楊耐思著，《近代漢語音論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7年，頁146-169。

楊耐思、藍立冀，〈元曲裡的「呆」字〉，收入楊耐思著，《近代漢語

通論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7 年，頁 264-271。

甯繼福，《中原音韻表稿》，吉林：文史出版社，1985 年。

劉綸鑫，〈釋中原音韻中的重出字〉，收入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，《中原音韻新論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1 年，頁 85-101。

鄭騫，《北曲新譜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3 年。

賴橋本、林玫儀，《新譯元曲三百首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11 年第 2 版。

顧學頡、王學奇，《元曲釋詞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8 年。

〔日〕平山久雄，〈「大」字 dà 音史研究〉，《漢語語音史探索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2 年，頁 1-23。

三、電子資料庫

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光碟繁體單機 3.0 版）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 年。

《異體字字典》，中華民國教育部，2004 年 1 月第 5 版，<http://dict.variants.moe.edu.tw/main.htm>。

An Investigation of Heteronyms and Special Pronunciations in the *Zhongyuan yinyun* 中原音韻 : Evidence from Extant Yuan *Qu* 曲

Huei-mian Li*

Abstract

Zhou Deqing 周德清 (1277-1365) was the author of “*Zhongyuan Yinyun*” 中原音韻, a rhyme book containing 5866 characters in total classified into nineteen rhyming groups (*yunpu* 韻譜) and listing twenty-seven rules and principles of composition called “*Zhengyu Zuoci Qili* 正語作詞起例” (abbreviated as *qili* 起例). In *yunpu*, thirteen heteronym examples (*vidu* 異讀) were annotated and often neglected by current scholars. In addition, several cases in *qili* demonstrated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from mid-ancient Chinese rhyme books “*Guangyun* 廣韻” and “*Jiyun* 集韻” as well as other rhyme books. Therefore, these cases were categorized as special pronunciation (*teshu yindu* 特殊音讀).

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heteronym (*vidu*) and special pronunciation (*teshu yindu*) based on *yunpu* and *qili*. There were four types of pronunciations in *qili*— (1) heteronym, (2) current pronunciation transformed from ancient pronunciation, (3) phonetic change by character patterns, and (4)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. All types can be verified in

*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

yunpu. In fact,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pronunciation in *yunpu* was inherited from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recorded in “*Guangyun*” or “*Jiyun*”. However, Zhou attempted to emphasize that some heteronym and special pronunciation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“*Guangyun*” were popularly used in Central Plains during Yuan Dynasty. His “*Zhongyuan Yinyun*” aimed to highlight the difference of tones, rhythms and lyrics for singing and reciting of the northern *Yuanqu* 元曲 from southern dramas (*xiwen* 戲文). This article not only relates the pronunciation of *yunpu* to the northern Yuan drama, but also is based on the current evidences from northern Yuan drama. It is expected to promote a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ies of *qili*, *yunpu*, and *Yuanqu*.

Key words: *Zhongyuan Yinyun* 中原音韻, heteronym, special pronunciation, phonetic change by character patterns,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

